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九期／民國 98 年 3 月／頁 85～158

春秋時期族群概念新探*

張其賢**

摘　要

本文企圖質疑學界長久以來的兩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認爲春秋時期已經有某種族群意識，即「諸夏」意識。第二種看法，是認爲「諸夏」和「蠻」、「夷」、「戎」、「狄」的主要區別是一種文野之別，即一種文明先進者和野蠻落後者的區別。針對第一種看法，筆者論證指出，「諸夏」並不是一個族群概念，而是一種政治集團概念。這個政治集團的成員雖然有某種我群概念，但這種我群概念還沒有發展成族群意識。針對第二種看法，筆者論證指出，春秋時期「蠻」、「夷」、「戎」、「狄」的稱呼，其主要意涵其實是「外人」而不是「文化落後之人」。因此，在春秋時期「諸夏」之人的認知中，他們自己和「蠻」、「夷」、「戎」、「狄」的最主要區別，並不是文化先進落後之別，而是一種內外之別；文化先進落後之別雖然存在，卻不像內外之別那樣經常被提及。

關鍵詞：族群、春秋時期、諸夏、蠻夷戎狄、內外

* 本文之撰寫獲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培育計畫（2007～2008）獎助，以及政治思想專題中心蔡英文老師的協助，謹在此表達感謝。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批評與建議。

** 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E-mail: d91322005@ntu.edu.tw。

收稿日期：97 年 7 月 21 日；通過日期：98 年 1 月 19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在《論語》裡，孔子把「諸夏」和「夷狄」當成一組對立的概念來使用，如〈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他又推崇管仲之功業爲「攘夷」，表示「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憲問〉）。這些論述似乎隱含了一種思想：「諸夏＝文明人」，「夷狄＝野蠻人」；「攘夷」功業的偉大之處，在於它阻止了「野蠻人」入侵「諸夏」，維護了文明世界不受摧毀。

由於孔子及《論語》在後世地位的崇高，上述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學界傳統上普遍認爲，「諸夏」指一種文化社群，「蠻」、「夷」、「戎」、「狄」則指文化落後於「諸夏」的人群；「諸夏」在文化上是先進的，「蠻」、「夷」、「戎」、「狄」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兩者之區別主要是一種文化先進者和文化落後者之別（詳後）。[1]

然而學界在採取以上看法時，似乎忽略了一點：孔子約生於魯襄公二十一或二十二年（552-1BC），卒於魯哀公十六年（479BC），[2] 其實是春秋晚期之人，而記載其言論思想的《論語》，反映的主要也只是春秋晚期的思想。學界在接受孔子的觀點時，似乎忘了問以下的問題：《論語》是否是關於春秋時期的最主要、最全面和最具代表性的史料？孔子對於「諸夏」和「蠻」、「夷」、「戎」、「狄」的理解，是否能作爲春秋時期思想的代表？

眾所皆知，春秋時期的最主要史料其實並不是《論語》，而是《左傳》和《國語》。然而在《左傳》和《國語》中，文化上的先進與落後，真的是「諸夏」和「蠻」、「夷」、「戎」、「狄」之間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區別嗎？是否可能還存在另一種區別，而且這種區別對當時的「諸夏」來說，其實比文化的先進落後之別更重要；只是由於孔子觀點的影響，文化的先進落後之別受到強調，而另一種區別卻被忽略？

在徹底檢視《左傳》、《國語》這兩部春秋史料後，筆者企圖提出兩點

1　筆者原稿使用「文野之別」一語。經一位匿名審查人指正，筆者意識到「野」、「野蠻」等詞有欠嚴謹，因此將之改爲「文化的先進落後之別」；原稿中原本使用「野蠻之人」者，除少數例外，也都改爲「文化落後之人」。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2　關於孔子生卒年代，參見錢穆（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看法。第一，在春秋史料中，「諸夏」並不是一種族群（ethnic group）或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之概念，而是一種政治集團（political alliance）概念。這個政治集團的成員雖然有某種政治集團意義上的我群（we-group）概念，但這種我群概念還沒有發展成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第二，春秋史料中的「蠻」、「夷」、「戎」、「狄」，其主要意涵是「外人」而不是「文化落後之人」。因此，在春秋時期「諸夏」之人的認知中，他們自己和「蠻」、「夷」、「戎」、「狄」的最主要區別，並不是文化先進落後之別，而是一種內外之別，一種「我群-外人」之區別；文化先進落後之別雖然存在，卻不像內外之別那樣經常被「諸夏」之人提及。換言之，在春秋時期之人的認知模式中，我群和他者的首要區別其實是內外之別，次要區別才是文化先進落後之別。

如果以上這兩種看法可以成立，那麼學界對於春秋時期族群思想的傳統看法，可能就有必要做出調整。如前所述，學界傳統上認爲，春秋時期「諸夏」和「蠻」、「夷」、「戎」、「狄」的關係，是文化先進者和文化落後者之關係；文化先進者爲維護其文化不被摧毀，而在霸主領導下團結一致，對抗文化落後者的入侵。[3] 然而根據筆者的上述看法，則「諸夏」和「蠻」、「夷」、「戎」、「狄」的關係，主要是政治集團意義上的「我群」和「外人」的關係。「諸夏」和「蠻」、「夷」、「戎」、「狄」如果有對抗，那也是政治集團意義上的「我群」和「外人」的對抗，是一個政治集團爲維護自身政治利益而對抗這個集團以外的政治勢力入侵；它可能並不是族群或文化社群意義上的「自認本身文化優越者」爲捍衛其文化而和「文化落後者」的對抗。認爲春秋時期「諸夏」爲維護其文化而對抗「蠻」、「夷」、「戎」、「狄」入侵的看法，可能是把後世的「夷夏」思想（如《春秋公羊傳》）以至於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思想投射在春秋時期，所產生的一種特定解讀。把「諸夏」還原爲「政治集團」，把「蠻」、「夷」、「戎」、「狄」還原爲這個

3 譬如許倬雲先生在其大作《西周史》的結尾部份便指出，春秋時期「諸夏」所具有的一種「華夏意識」，形成了一個具有高度文化凝聚力的「華夏世界」：「平王東遷，王綱不振，這一個政治體系竟可由強大的諸侯接過去，依舊維持了對外競爭的團結。齊晉先後領導華夏世界抵抗戎狄，攘禦荊楚，只能歸之於華夏世界內部因共同意識而產生的文化凝聚力」（許倬雲，2001：322）。

集團的「外人」，將有助於我們對於春秋時期的族群思想得出新的看法。

在進入正題以前，有兩點需要加以說明。首先，筆者不否認《論語》中記載的孔子族群思想也是春秋時期族群思想的一部份，但希望指出：以孔子之族群思想代表整個春秋時期的族群思想，會有以偏概全的問題。其次，本文使用的春秋時期史料主要是《左傳》和《國語》。這兩部史料大約都在戰國初期到中期編寫完成（王和，2003；夏經林，2005；梁濤，2005）。[4] 它們雖然夾雜有戰國中期的某些思想，但仍是我們瞭解春秋時期的最基本史料。根據學者研究，《左傳》和《國語》的內容，都可以區分出原始史料、間接史料、後人追述、後人假托等類別（王和，2003；夏經林，2005）。它們的內容很可能是由完成於不同時期的材料所構成的。儘管如此，這並無損於一項事實：除了明顯屬於戰國觀點的部份外，《左傳》和《國語》的內容，仍然是我們探討春秋時期族群思想的最重要根據。[5] 在本文以下的部份裡，筆者將把《左傳》、《國語》合稱爲「春秋史料」。

本文的主要焦點，是探討春秋史料中「諸夏」與「蠻」、「夷」、「戎」、「狄」之意涵。其他相關問題限於篇幅，一律不做處理。在本文第一節裡，筆者將探討「諸夏」的性質。在第二節裡，筆者將探討「蠻」、「夷」、「戎」、「狄」在西周史料與春秋史料裡的意涵。

在進入主題之前，有必要說明本文的研究限制。由於本文的性質屬於初步研究，篇幅也有限制，因此本文只能集中探討一個理論意義較大的問題，即「諸夏」、「蠻」、「夷」、「戎」、「狄」之意涵。對於由此問題而引出的其他相關問題，筆者在本文中無法處理；這些問題有：一、「諸夏」內

4　關於《左傳》、《國語》成書問題，學界研究甚多。由於這些問題並非本文重點，因此筆者只列出較新之研究作爲參考文獻，這些文獻對於前人之研究均做了一些回顧。

5　一位審查人質疑：在戰國時期編寫完成的《左傳》、《國語》，爲何能表現「春秋時期」人們的族群概念。筆者對於這個問題的不成熟看法如下：首先，史料本身和言說行動者的思想之間，必然存在某種差距。其次，編寫時期較晚的史料，確實無法作爲關於較早時期的全然可靠記載。但在史料缺乏的情況下，這兩個問題實爲人力所無法克服者。學者所能做的，可能只限於運用學界認爲較無爭議的方法去使用這些史料，嘗試對企圖研究的問題提出一些推測性的看法。因此，研究者可能無法以絕對真相作爲其追求的目標，而只能在進行推測的方法過程上力求嚴謹。

部觀點的歧異性與複雜性問題；[6] 二、「諸夏」和「蠻」、「夷」、「戎」、「狄」實際互動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問題。[7] 這兩個問題其實相當重要，但深入處理起來十分複雜。本文受限於性質與篇幅，只能留待未來再做更深入的處理。

另外還有一點需要說明。本文處理的是「諸夏」對於「蠻」、「夷」、「戎」、「狄」的看法，而不是「蠻」、「夷」、「戎」、「狄」的實際情形。換言之，本文只探討「諸夏」對於「蠻」、「夷」、「戎」、「狄」的認知，而較少及於「蠻」、「夷」、「戎」、「狄」本身的各種事實。認知與事實經常不一致。因此，筆者雖然指出「蠻」、「夷」、「戎」、「狄」的用法之一，可能是指文化落後之人、地位次等之人或受到輕蔑之人，但這並不等於宣稱「蠻」、「夷」、「戎」、「狄」確實在文化上落後於「諸夏」。在本文的相關部份，筆者也引用史料指出「蠻」、「夷」、「戎」、「狄」的文明程度未必落後於「諸夏」。此外，筆者也同意「文化」和「文明」不同，後者較可能區分出發展階段的高低程度，但前者卻無法加以共量，因此「文化落後」一詞代表的只是某種認知與心態，並非對事實的客觀描述。總結言之，「諸夏」雖然確有認爲「蠻」、「夷」、「戎」、「狄」文化落後的情形，但這只反映了「諸夏」的認知與心態，未必反映了「蠻」、「夷」、「戎」、「狄」的實情。[8]

---

6 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筆者所建構的「諸夏」觀點，未必就是所有自稱「諸夏」者的觀點。另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周王觀點和周國諸侯觀點，可能因其地位和立場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筆者同意這些看法，也要感謝兩位審查人指點筆者未來進行更深入研究的方向。

7 一位審查人指出，周王和「戎」、「狄」的互動其實相當多樣，對於「戎」、「狄」的態度也不只輕視一種。筆者同意此一看法，在本文初稿中也曾對此略作探討，後因篇幅限制而加以刪除。不過審查人的指教使相關研究的問題意識變得更加清楚，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8 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文化」並無高低之別。筆者同意此一看法，謹在此特別作出以上說明，並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諸夏」、「諸華」

春秋史料裡有「諸夏」一詞（參見〈附錄一〉）。這個詞是一種我群概念，但它的意涵其實十分模糊。這種意涵的模糊性，反映出這種我群概念本身還在形成階段。筆者認爲，「諸夏」是一種政治集團意義上的我群概念，這種概念是以「諸夏」的政治勢力範圍，作爲「諸夏」和他者的界線。以下筆者將先簡述「諸夏」一詞的由來，然後探討它的性質與意涵。

一、「諸夏」、「諸華」的由來

「諸夏」一詞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尚書》（指今文《尚書》；以下皆同）中的幾篇〈周書〉。《尚書》的〈商書〉、〈周書〉裡都有「夏」字，它們大致有兩種用法，一是指一度稱霸、後來被商國取代的夏國，二是指克商之前的周國。後一種用法有以下幾個例子：

1.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誥）
2.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君奭）
3. 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立政）

詞條 1 的大意是：文王能明德慎罰等等，因此開創了我們這片夏區，與一、二友邦治理位在西方的我們。詞條 2 的大意是：文王能和睦我們夏國，又有虢叔等五位賢臣輔佐。詞條 3 的大意是：（帝）乃使我夏國代商受命，撫治萬民。這三段引文裡的「區夏」都指「夏區」，乃是周人對於周國的自稱；[9]「有夏」則指夏國，也是周人對周國的自稱（關於三段引文的釋義，參見屈萬里（1983）；劉起釪、顧頡剛（2005）。關於「區夏」、「有夏」爲周人自稱周國，參見屈、劉前引書相關部份注釋。關於「有夏」之「有」可釋爲「國」，參見陳凌（2007）；孟蓬生（1993）；秦建明、張懋鎔（1985）；

[9] 李民則根據《廣雅・釋詁》釋「區」爲「小也」，認爲「區夏」意爲「小夏」（李民，1983：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奇逸（1981）。

周國爲什麼自稱夏區、夏國？學者們提出的解釋大致有二種：一、周人與夏人的祖先同出於晉南，彼此可能還有部落聯盟關係（劉起釪，1997：151-152；王克林，1985：79；李民，1983；1985）；二、周人和夏人其實沒有關係；但周人出於政治目的，刻意發明出自己和夏人有深厚淵源的說法；因此周人自稱夏，乃是一種政治宣傳策略（傅斯年，2002：185；許倬雲，2001：110）。這兩種解釋何者較爲有據，本文限於篇幅，在此不做討論。簡言之，春秋史料中的「諸夏」一詞，可能淵源自周人自稱「夏」。「諸夏」的意思其實就是「諸周」，亦即「周王國諸侯」（詳後）。[10]

春秋史料裡還有「諸華」一詞（參見〈附錄一〉），應當是「諸夏」的同義詞。「華」作爲一種人群稱呼，其由來爲何，學界存在不同看法。章太炎認爲上古帝王均出自雝州、梁州（雝州即雍州，範圍在今日陝西省；梁州範圍在今陝西、河南省），二州以華山爲界，故上古帝王以「華」爲國名（章太炎，1985：252）。錢穆亦認爲「華」之稱呼來自「華山」，但此「華山」並非位在陝西的華山，而是位在河南的嵩山（1984：8）。提出著名的「西來說」（主張黃帝爲兩河流域部族東遷至中國）的十九世紀法國學者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則認爲，黃帝（Bak）部族係經由崑崙山進入中國，崑崙意爲「花土」，「花」就是「華」，因此 Bak 部族自稱爲「華」（林惠祥，1998：47）。民族學者林惠祥認爲「華」之稱呼來自於一個以「花」爲圖騰的部族（林惠祥，1998：48-9）；蘇秉琦亦持類似看法，認爲「華」之稱呼來自以玫瑰花圖案爲標誌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人群（蘇秉琦，1984：188）。顧頡剛、王樹民則認爲是先有「夏」之稱呼，由此衍生出「華」之稱呼。[11] 劉起釪則認爲華、夏二字其實是同一個發音的不同書寫。[12] 以上

---

[10] 由周人建立的「周國」有廣、狹兩義。狹義的「周國」，指周王直接統治的那個「國」（由數個都邑及其周邊土地組成）。廣義的「周國」，指狹義的周國加上由周王所封建之所有諸侯國而共同構成的勢力範圍。在本文中，筆者將狹義的「周國」稱爲「周國」，將廣義的「周國」稱爲「周王國」。

[11] 「華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其音相近。“夏”名號使用的機會既多，便由音近而推衍出“華”字來，以便加重語氣（顧頡剛、王樹民，1981：13）。」

[12] 「華、夏二字實爲古語中一音之異寫，都是指夏族。後來雖然寫成兩個字了，因原義實一，所以二字就可以互用，又可以組爲複詞同用」。劉氏認爲夏族起於晉南，該地既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說各有其價值，謹在此將之整理備考。

春秋史料裡，也有「諸夏」、「諸華」省稱爲「夏」、「華」及合稱爲「華夏」的用法，其用例均參見〈附錄一〉。

二、「諸夏」的意涵

以上我們大致探討了學界對於「諸夏」一詞由來的看法。接下來我們要探討一個學界過去較少認真探討的問題，那就是「諸夏」的實際意涵。

如前所述，傳統上學界提到「諸夏」一詞時，都理所當然地把它當成一種族群概念，指一個具有某種文化認同感的族群，或是將之視爲某種文化社群（關於文化社群的問題，詳後）。要對這個看法進行討論，首先必須先說明「族群」（ethnic group）和「族群性」（ethnicity）這一組概念的定義。「族群」和「族群性」成爲社會科學概念，是相當晚近的事。[13] 學界對於「族群」的定義相當紛歧，較新的主流看法大致可歸納爲以下幾點：一、族群或族群性並不是一個人群之客觀特徵之總合，而是一種主觀的社會建構產物；二、族群建構的方式，是以某些客觀屬性作爲我群和他者的界標（boundary markers）（Sekulic, 2008: 456-459；Sollors, 2001: 4814-4815；Jenkins, 2001: 4824-4828）；三、常見的界標，有的學者認爲包括共祖信念、故土信念，語言，宗教，文化（社會制度，行爲規範，飲食，服飾），歷史記憶（Law, 2008: 9）。四、有些不全然採用建構論的學者，則認爲族群性的要素包括人群名稱，共祖神話，共同歷史記憶，共同文化要素，故土信念，以及至少在菁英層次的團結情感等（Smith, 2000: 65）。

根據以上的學界定義，筆者認爲「諸夏」並不是一個族群，理由如下。「諸夏」（關於其成員有哪些，詳後）雖然有共同的語言（雅言）和文化（宗法制；政治制度；禮作爲各種互動儀式與價值規範），也有某種意義的專屬

華山，又有華水、華谷，可知夏、華二字本來同源，（劉起釪，1997：154-5）。

[13] 學者指出，雖然 20 世紀前期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已開始研究「族群」，但當時尚未使用「族群」（ethnic group）一詞，而是使用 race, nationality, group 等詞。大約到 1970 年代，「族群性」（ethnicity）一詞才開始成爲學術著作書名，（Sollors, 2001: 4814-5；Sekulic, 2008: 4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理領域（以中原爲核心的地區）以及共同的歷史記憶，[14] 但並沒有共祖神話此一凝聚我群和區別他人的重要因素。「諸夏」成員至少包括姬姓、姜姓、子姓、嬀姓、姒姓之諸侯，而春秋史料裡並沒有這些諸侯認爲彼此同出一源的看法；相反地，各姓諸侯都很重視彼此之間同姓、異姓的區別。此外，「諸夏」成員和「蠻」、「夷」、「戎」、「狄」的某些人群有同姓血緣關係，而且這種關係還受到「諸夏」的重視。[15] 由於「諸夏」既沒有認爲自己是血緣共同體的想法，也沒有以血緣作爲「諸夏」與「蠻」、「夷」、「戎」、「狄」之界線的想法，因此筆者認爲，「諸夏」一詞代表的毋寧是一種尚未發展成族群概念的我群概念。[16]

如果「諸夏」還不是一個族群概念，那麼它的意涵是什麼？仔細檢視〈附錄一〉詞條，就會發現在大部份的例子裡，「諸夏」或「諸華」是指某一群諸侯國。如詞條 2 是從地緣政治的觀點說明楚人伐徐的原因。徐國是東夷中的一國，原本屬於楚國的勢力範圍。因爲它轉向「諸夏」靠攏，此舉既背叛了楚國，又破壞了地緣政治平衡，因此招來楚國討伐（僖十五年春）；「諸夏」出師救徐，結果楚國在冬天打敗徐國，原因是徐恃「諸夏」之救。詞條 3 和 9 歌頌楚共王的功業，說他服屬了「諸夏」這群諸侯國。詞條 11 說越國故意卑辭縱逸吳王夫差之心志，使他向「諸夏」這群諸侯國爭霸快意。詞條 16 是晉卿士匄誇耀自己的宗族經歷輝煌，講到他這一族在晉國作爲「諸夏」這群諸侯國之盟主的時期稱作范氏云云。

「諸夏」或「諸華」指某種政治集團而非族群的最明顯例子是詞條 14。此條的背景是這樣的：

---

[14] 如《左傳》昭公元年劉定公向晉上卿趙孟談論禹治水功業，恭維趙孟爲禹之後繼者（左昭元；1210）。又同年子產引述故實，認爲晉侯之疾並非實沈、臺駘爲祟（左昭元；1217）。這些傳說故實，都是「諸夏」共有的歷史記憶。

[15] 關於「諸夏」諸侯重視同姓、異姓之別，以及「諸夏」成員重視和「蠻」、「夷」、「戎」、「狄」的某些人群之同姓血緣關係，可見於《左傳》此條記載：「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左襄十二；996）

[16] 一位審查人指出筆者未明確定義「族群」，因此難以判斷「諸夏」爲何不是族群。筆者謹在此修改如上，並向這位審查人深致感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僖二十一；391-2）

東夷裡的須句等國向「諸夏」靠攏，尋求政治上的奧援。東夷裡的邾國伐滅須句，須句國君的女兒成風是魯莊公的妾、魯僖公的母親，因此他投奔到魯國。成風爲他向兒子說項，表示「蠻夷」擾亂「諸夏」，就周人而言是一種禍害。她因此建議兒子爲須句君復國，可以一舉三得（脩明祀，保小寡，紓周禍）。魯僖公從之，次年春伐邾取須句，復其國。這段記載中，須句雖然是周人眼中的「夷」，但因爲服事「諸夏」，便被認爲屬於「諸夏」的勢力範圍，從而當它被其他夷國侵伐時，就形同「諸夏」受到侵伐（「猾夏」）。可以看到，須句被納入「諸夏」，並非由於它和「諸夏」具有共同的族群因素，而是因爲政治結盟關係（服屬是這種關係的一種形態），由此亦可知「諸夏」並非族群，而是一種政治集團。[17]

我們由此也可以瞭解，〈附錄一〉裡的「東夏」一詞（詞條 13、15、17、18），是指「諸夏」這群諸侯國之位在東方的成員。詞條 13 是鄭國對晉國上卿說的話，意爲「聞知您將平定諸夏這群諸侯國之在東者」，指晉將出師攻齊。其他的「東夏」也都是類似之意，它相當於春秋史料中的「東諸侯」一詞：

1. （鄢陵之役，晉敗楚，會諸侯于沙隨，將伐鄭）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成十六：891）
2. （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襄元；917）

詞條 17 和 18 顯示，對晉國來說，其他的「諸夏」因爲在晉國的東方，因此

[17] 一位審查人質疑：任、宿、須句、顓臾諸國有姓和共同祖先，爲何不是族群？筆者傾向於認爲，這些國家確實有建構族群所需的客觀要件，但由於缺乏相應的社會情境，因此他們並沒有以共祖血緣作爲界標，將自己建構爲族群。謹在此感謝這位審查人的建議批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是「東夏」或「東諸侯」。

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到，春秋史料中的「諸夏」一詞，其主要意涵是指某一群諸侯國，相當於某種政治集團。這個集團的核心成員可能因爲政治同盟關係，而具有某種我群意識，即稱呼自己爲「諸夏」或「夏」，並主張成員之間應當緊密結盟，相互救助，但這種意識並沒有發展成族群意識。如果我們以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史料中的「西方」一詞爲例，這一點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個政治集團（如「西方」）的成員，會有一種我群意識（如：「我們西方人」），但這種我群意識並不等於族群意識。因此，「諸夏」一詞雖然是一個我群概念，但它並不是一個族群概念。由於「華夏」在後世成爲「中國」的同義詞，因此後人誤以爲春秋時期的「諸夏」、「諸華」、「華夏」已經是一個族群概念。以上的說明和討論應當可以澄清此一誤解。

如果「諸夏」指某一群諸侯國，那麼是哪一群呢？春秋時期有名可考的國家有兩百多個，周初所封建的諸侯國約有一百多個，其中姬姓諸侯有五十多個（陳槃，1988）。我們前面指出「諸夏」的意思其實就是「諸周」，亦即「周王國諸侯」，但「諸夏」可能並不等於全體的周王國諸侯，而只是指某一群周王國諸侯。根據春秋時期主要盟會的記錄（參見〈附錄二〉），則周、晉、齊（姜姓）、魯、宋（子姓）、陳（嬀姓）、衛、鄭、蔡、許（姜姓）、曹，邢，杞（姒姓），頓，滕十五國，應該可以確定爲「諸夏」或「諸華」成員。可以看到，這十五國裡有三分之一不是姬姓國。由於政治集團的勢力範圍時有伸縮，「諸夏」的成員也會有所變化（如須句之被納入「諸夏」）。

最後我們要問：「諸夏」一詞是否可能指某種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文化社群？筆者認爲可能不是，理由如下。第一，如果檢視一下〈附錄一〉詞條中「諸夏」、「諸華」等稱呼的使用，則我們將會發現，其使用都不涉及文化意涵，也不涉及任何對於「諸夏」文化形象的描述，這顯示「諸夏」一詞的使用並不指涉某種文化社群。第二，春秋史料確實記載了「諸夏」在文化上和「戎」、「狄」中的某些人群存在差異的少數例子，[18] 但更多的春秋史料卻顯示，「諸夏」和「蠻」、「夷」、「戎」、「狄」中的許多人群擁有

[18] 如飲食、服飾之差異（附錄四，詞條 109）；車戰步戰之差異（附錄四，詞條 104、2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歷史記憶。[19] 這使「諸夏」要以文化作爲自己和「蠻」、「夷」、「戎」、「狄」的界線有其困難。第三，春秋史料記載的「諸夏」和「蠻」、「夷」、「戎」、「狄」之戰爭，其原因或者是出於集體安全的需要，或者是爲了爭奪霸權，但似乎看不到「諸夏」爲了捍衛「諸夏」文化而戰的例子。根據以上所述，使一群「諸侯」成爲「諸夏」的因素，可能並不是某種有別於「蠻」、「夷」、「戎」、「狄」的文化，而是此一集團在政治上的共同利害和勢力範圍。[20]

〈附錄一〉詞條 26 經常被學界引用，用來證明「華」、「戎」是兩個以文化爲界線的文化社群。[21] 關於「華」、「戎」在文化上是否差異極大，筆者在本文第貳節關於「戎」的部份將提出一些保留。在此只強調一點：在這句引文中，「華」並不是用來指某種文化社群，而是指「諸夏」這群諸侯國。詞條 26 的背景是這樣的（全文參見〈附錄四〉，詞條 109）：晉會諸侯于向，會中指控莒國和楚國通使，把莒國代表莒公子務婁抓了起來。晉上卿士匄又把服屬於晉的姜戎之君駒支叫來，先訓示了他一頓，講述晉對姜戎有何等厚恩，然後恐嚇他說：現在諸侯服事晉的情形不如從前，大概是有人向外面亂講話，這一定是因爲你的緣故。明天的集會不准你參加，你敢去就把你抓起來。[22] 對於士匄的訓話，駒支回答：殽之役就是姜戎幫晉打勝秦的，此後凡晉出師，姜戎都有參加，因此姜戎未曾不報晉施。對於士匄的恐嚇，

---

19 關於有共同語言（雅言）之例，如《左傳》襄公十四年姜戎君駒支賦《詩》（參見〈附錄四〉詞條 109；討論詳後）。關於有共同文化和歷史記憶之例，如《左傳》昭公四年楚大夫椒舉和楚靈王討論夏啓、商湯、周武王、成王、康王、穆王、齊桓公、晉文公合諸侯之禮，問楚王將採何者之禮（此問實暗示楚靈王自問德業大致與誰相當）（左昭四；1250）；其他之例還有郯國之君和魯卿叔孫昭子講述古王以雲、火、水、龍、鳥爲官名之原由，事後孔子還向郯君請教學習（左昭十七；1386）。

20 最能說明「諸夏」是政治集團而非文化社群的方式，是觀察「諸夏」成員進入和脫離「諸夏」的情形，以及「諸夏」對此的反應。本文受限於篇幅，對此無法多做討論。

21 如余英時先生就認爲，詞條 26 顯示的是「蠻」、「夷」、「戎」、「狄」用文化來區別「華」與「非華」：「所謂蠻、夷、戎、狄等『非中國人』也同樣以文化來區別『華』與『非華』。《左傳》（襄公十四年）記戎子駒支的話：『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這裡所舉（飲食、衣服、贄幣、言語）四項都是文化的標準」（余英時，1988：19）。余先生對「贄幣、言語」的意涵似乎有所誤解。

22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

他回答：今日恐怕是您的執政有些缺失，以至於諸侯離心，您卻反過來歸罪於我們諸戎。我們諸戎的飲食服飾和「華」有別，和他們也沒有外交上的聘報活動（贄幣不通）或言詞往來（言語不達）等接觸，我們能做什麼壞事？不讓我與會，也沒什麼好愧疚擔憂的。說完，便賦〈青蠅〉之詩告退。[23] 可以看到，駒支雖然提到「（姜）戎」和「華」在某些文化（飲食衣服）上的不同，但他要強調的毋寧是「（姜）戎」和「華」互不相干，而且沒有外交接觸（贄幣不通，言語不達）。[24] 對照上文士匄指責姜戎向「華」私傳言語，以及下文駒支表示和「華」沒有外交接觸，這裡對「華」的使用，很明顯地不是用來指某種文化社群，而是指某一群諸侯國。

貳、「蠻」、「夷」、「戎」、「狄」

一、西周史料裡的「蠻」、「夷」、「戎」、「狄」

在西周時期的金文史料裡，「」（蠻）、「尸」（夷）、「戎」、「狄」四個字已全部出現，〈附錄三〉列舉了一些例子。[25] 這些詞條中的「蠻」、「尸（夷）」、「戎」三字，都是指某個人群或政治體。但「狄」字卻不是指某個人群，而是動詞（如詞條 11），相當於「剔」或「逿」，意思是「剔治」或「使遠離」。[26]

---

[23] 「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

[24] 根據〈附錄四〉詞條 111 引文中先提到「蓋言語漏洩」，後面又提到「言語不達」，可知「言語不達」不是指「姜戎」和「華」互不通曉對方語言，而是指沒有外交接觸。事實上，從駒支熟悉外交場合賦詩明志的禮儀，可知至少姜戎的君長和「華」之貴族具有某些共同語言和文化：即共同的語言（雅言）和禮儀文化。

[25] 關於「蠻」、「夷」、「戎」、「狄」的所有詞條，分別參見張亞初（2001：516、334、859、1067）。

[26] 「狄」作「剔治」之例見於《詩經》〈魯頌・泮水〉：「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鄭箋：「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但「狄」作動詞另有一義，字與「逿」相通，有「使遠離」之意，如〈大雅・蕩・抑〉：「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戎戒作，用逿蠻方」；毛傳：「逿，遠也」；可知「狄」、「逿」作動詞，有「使遠離」之意。又「狄」與「逖」亦相通，「逖」作形容詞或副詞有「遠方」之意，如《尚

學界一般認爲，「蠻」、「夷」、「戎」指文化落後的人群（詳後）。然而對於「蠻」、「夷」、「戎」意涵的這種理解，在西周史料中是否能找到根據？如果我們擱置對於「蠻」、「夷」、「戎」的傳統理解，純粹在現有的西周金文史料中尋找足以說明其意涵的資料，則我們將會發現，現有的西周史料可能並不足以顯示「蠻」、「夷」、「戎」具有「文化落後者」的意涵。事實上，如果單就西周史料本身而論，我們甚至可能無法確知「蠻」、「夷」、「戎」三字本身的確實意涵究竟爲何，以及它們有沒有負面或貶低的意思。我們知道，古希臘人稱希臘世界以外的人爲 ***barbare***（barbarian）。這個詞在荷馬史詩《伊里亞德》（Iliad）中只出現過一次，意指小亞細亞西南部的卡利亞人（Carians），他們使用令希臘人不知所云的語言。學者指出，它的用法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貶抑性的（Cartledge, 1997: 26）。然而西周金文中的「蠻」、「夷」、「戎」三字是否也是描述性而非貶抑性用語？雖然有些學者認爲商國卜辭中的「戎」字可能不是貶義而是善義，指尚武能戰之人；[27] 又「尸（夷）」之稱呼可能是周人繼承自商國，而卜辭中的「尸（夷）」可能並沒有褒貶之意涵；此外還有學者認爲「蠻」、「夷」、「戎」等字「皆是國名，在初非有賤意」，[28] 然而它們在西周時期的確實意涵爲何，根據現有的資料恐怕仍難加以確定。

不過我們從〈附錄三〉的西周金文詞條，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線索。首先，南淮夷又稱「蠻」（詞條 4）或「戎」（詞條 9），可知周人對其東南方的

書》〈牧誓〉：「王……曰：『逖矣！西土之人。』」，是周武王在牧野誓師時，慰勞遠道而來會師的西方諸侯；〈多士〉：「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是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遷殷貴族於洛邑，訓飭說現在讓他們遠離壞影響，要他們好好事奉周國；〈多方〉：「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是周武王訓飭諸侯專心事周，勿有二心，否則周將代天行罰，把他們遷移流放到遠方。王國維很早就已指出：「逖、遏、狄三字異文同義」（王國維，2003：215）。

27 范毓周指出，「卜辭中『戎』用得最多的是用爲方國或部族名」；他並引楊樹達說爲據，推測「其稱爲『戎』當是以其尚武能戰故」（范毓周，2000：136）。楊樹達認爲：「古人尚武，戎字從戈從甲，古人以名西方之人，亦善意，非惡意也。」（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一，引自范毓周，2000：137）。

28 「蠻夷戎狄閔貉皆是國名，在初非有賤意。狄本作㹜，不從犬……蠻本作䜌，不從虫……戎爲有戎氏之國……貉疑即濼子嬰兒之濼。閔蓋民之後起字。夷即人之分化字」（傅斯年，2002：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國人群亦稱「戎」。又，位在周國西北方的鬼方稱「蠻」（詞條 2），玁狁既稱「蠻方」（詞條 3）又稱「戎」（詞條 10），可知周國對其西北方的外國人群亦稱「蠻」。其次，淮夷軍隊使用盾、矛、戈、弓、箙、矢、裨胄等武器及甲胄，數量似不在少數（詞條 9），可知他們的軍事裝備並不落後。而著名的〈多友鼎〉銘文也顯示玁狁使用大量戰車和周國作戰。因此我們可以初步得出兩點觀察：

1. 西周人對於周國以外的人群，會用「蠻」、「夷」、「戎」稱呼他們，但同一人群可以同時被稱爲「蠻」、「夷」、「戎」（如淮夷）或「蠻」、「戎」（如玁狁）。「蠻」、「戎」的使用也不拘於所指人群是位在東南還是西北。因此在西周時期，「蠻」、「夷」、「戎」的稱呼可能還沒有固定化和專屬化（即像後來那種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固定專屬用法）。[29]
2. 被稱爲「蠻」、「夷」、「戎」的人群，其文明程度未必落後周人許多。

值得一提的是，《詩經》中一些據說是西周時期的作品裡，[30] 不僅也有「蠻」、「夷」、「戎」三種稱呼，而且還有「狄」字：

>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征伐玁狁，蠻荊來威。（小雅・南有嘉魚之什・采芑）

>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戎戒作，用遏蠻方〈大雅・蕩之什・抑〉

>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匪安匪舒，淮夷

[29] 童書業先生指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組合，是在中原地區各族各國到戰國時期漸漸形成一體之後，當時人便把春秋時期的「蠻」、「夷」、「戎」、「狄」稱呼和東、南、西、北四個方位組合起來，用來稱呼位在此一統一體四周邊疆地區而經濟文化較爲落後的「四裔」；「其說蓋始見於戰國中期書」，「案之原始文獻，其說實有問題」（2006b：228-229）。

[30] 《詩經》〈魯頌・閟宮〉有「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之句。由於此詩旨在頌揚春秋時期魯僖公之武功，是春秋時期而非西周時期作品，因此不納入討論。此一取捨原則，並適用於《詩經》中其他提到「蠻」、「夷」、「戎」、「狄」的春秋時期作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鋪。（大雅・蕩之什・江漢）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小雅・鹿鳴之什・出車）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大雅・蕩之什・瞻卬）

以上所摘引的這些西周作品中的詞條，「淮夷」、「蠻方」均亦見於前引西周金文史料，但「蠻荊」則否。在西周金文中，周人對於楚國的稱呼大致有三種，一是「楚」，[31] 二是「荊」，[32] 三是「楚荊」，[33] 但似乎還沒有發現這三種稱呼和「蠻」連用的例子。至於「狄」究竟是否指某種人群，則似乎還難以遽下定論。如前所述，「狄」在西周金文中相當於「剔」或「逿」，是「剔治」或「使遠離」之意。而前引〈瞻卬〉「舍爾介狄」中的「介狄」，毛傳注：「狄，遠……也」，意指遠方之人；鄭箋則云：「介，甲也……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指被甲之夷狄。可知毛傳取「狄=逿」之意，鄭取「狄＝夷狄」之意，不知兩者孰是。不過根據「狄－逿－逖」異文同義之例屢見於《尚書》、《詩經》等古籍，而「狄＝夷狄」在古籍中極爲罕見的情形而論，我們或許可以推測，毛說可能義較近古，而鄭說可能已攙雜較後出之觀點。總而言之，如果把西周金文史料和《詩經》中的西周作品合併觀之，則大概可以得出一個初步結論：西周時期周人使用「蠻」、「夷」、「戎」泛指周王國以外的人群，而用來指人群的「狄」字則可能還沒有出現。[34]

以上我們大致介紹了西周時期周王國關於「蠻」、「夷」、「戎」的使用。我們雖然不清楚它們的確實意涵，但可以推測它們可能是專用於周王國以外的其他人群的稱呼。他們具有和周國不同的起源，其中許多人群的歷史可能比周國更古老悠久。

---

31 「唯王于伐楚」（作冊矢令彝；4300）

32 「過伯從王伐反（叛）荊」（過伯簋；3907）

33 「鳴（唯）叔從王、員征楚荊」（鳴叔簋；3950）

34 關於玁狁的問題，因限於篇幅，本文不做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牠「蠻、夷、戎＝外人」的可能性

不過其他的一些史料則暗示，西周時期「蠻」、「夷」、「戎」可能還有另一種起源。在《尚書》〈多方〉中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

>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據說這段文字記載的是周國把各外邦諸侯及商貴族召集到宗周訓話，告誡他們勿存叛心，要好好服事周國，並表示：你們如果不認真看待周國號令，則不僅你們難以享國，你們的人民也會說你們難以享國；你們若不認真聽令，你們就是自找天之威刑，周國將代天行罰，把你們趕離自己的國，流放到遠方去（「離逖爾土」）。這段文字特別的地方，在於它提到了一種處罰不聽號令者的方式：流放。

如果把這段文字和一些春秋史料結合觀之，就會提醒我們注意到一個學界過去極少考慮到的可能性，那就是「蠻」、「夷」、「戎」的來源，可能包括被周國流放到境外遠方的抗命者。《國語》〈周語上〉記載了一段話，講述古代聖王治理天下的方法：

>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贊幣瑞節以鎮之，爲班爵貴賤以列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周語上；33-4）

根據此一說法，古代聖王的施政是很有條理的，他們先確立宗教權威，頒布曆法，然後規定政治等級及其職事。建立宗教與典章制度之後，就用獎賞和處罰維護它們。處罰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殺戮、肉刑（「斧鉞」）和黥刑（「刀墨」），一種就是流放到邊遠地區之外。「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 這非常明確地指出「蠻夷之國」原本是聖王治下的部族或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民，因爲不服從命令（「散遷懈慢」）而被流放到聖王政治勢力範圍以外的邊遠地區，作爲對他們的一種處罰。可以推測，在聖王眼中，不服從命令者就是頑劣的「凶族」，處置這種「凶族」的辦法就是把他們遷徙到國家範圍以外的「四裔」，作爲外敵入侵時的第一道緩衝區。[35]他們是被拋棄的罪人，被放逐到我群政治勢力範圍之外的邊遠地區自生自滅。

「蠻、夷、戎＝被投諸四裔的罪人」的可能性，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蠻」、「夷」、「戎」的問題。學界傳統上對於此一問題的思考，都是在這樣的認知框架內進行：周人與「蠻」、「夷」、「戎」本來有別，兩者或者各自有不同的祖源（如周人爲姬姓氏族，楚人爲羋姓氏族，東夷爲太皞、少皞、風姓氏族等），或者在文化上有顯著差異（如周人是農業定居者，戎人可能是遊牧者）。但如果「蠻」、「夷」、「戎」也包括周人我群（周王國政治勢力範圍以內的人群）中被流放出去的成員，那麼我們或許就應該採取更寬廣的視野去思考「蠻」、「夷」、「戎」的最初意涵。筆者認爲，對西周人來說，周人和「蠻」、「夷」、「戎」的界線，最初可能並不是文化先進與落後的分界，而是內外、親疏、遠近、濃淡的層次差異。如果把問題放到這種新的思考框架中分析，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在「蠻」、「夷」、「戎」等稱呼最初出現的時期，它們所要強調的也許並不是這些人群和周人在人種、語言、文化等方面的不同（雖然這些不同可能確實存在），而是他們和周人在內外、親疏、遠近、濃淡層次上的差異。

這裡有兩點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筆者的論點是：首先，在西周時期，各部族人群之間在人種、語言、文化上的差異固然存在，但最受重視的差異卻是內外、親疏、遠近、濃淡的層次差異。其次，由於我群和他者的關係只是層次的級差，而不是本質的隔絕，因此我群和他者之間並不存在存有意義上的鴻溝（ontological gap），兩者的關係毋寧是層次上的級差；其層次與層次

---

35 《左傳》提到舜把「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的說法：「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左文十八；638-41）

之間的關係距離（relational distance），可以經由各種方式加以調整。換言之，我群和他者的關係是可調整的（adjustable）。根據此一看法，人種、語言、文化相同的人群，可能因爲受到處罰（如流放）等方式而被調整爲「蠻」、「夷」、「戎」。人種、語言、文化不同的人群，也可能經由某些方式而被調整到比較內、親、近、濃的層次，從而拉近和周人的關係距離。這些方式包括通婚、政治結盟或政治服屬關係。經由通婚，「蠻」、「夷」、「戎」就成了周人的姻親，成爲「母弟甥舅之國」（《國語》〈鄭語〉史伯語），他們和周人的關係就變得更內、更親、更近，他們作爲周人的色彩也就更濃。政治同盟和政治服屬關係也有程度不等的拉近作用。它們都是把外人調整爲我群的方法。同理，周人可以經由處罰等方法，把我群調整爲外人、疏人、遠人，也就是「蠻」、「夷」、「戎」。

值得一提的是，西周金文史料中已經存在「內外之別」的概念。[36] 彔𢦚卣銘文記載：「王令𢦚曰：𠂤淮尸（夷）敢伐內國，女（汝）其以成周師氏戍於古𠂤（固）師（次）……」（《殷周金文集成》No. 5419），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內國」一詞。雖然我們無法確知它的確實意涵，但它有可能指某種對周國而言是內的範圍，一種周國的內層。[37] 爲了防衛這個內層不受來自淮地的外層人侵擾，周王命令𢦚率領成周部隊前往戍守。

如果從內外之別的角度思考，則「蠻」、「夷」、「戎」最初的基本意涵，可能就是外人。他們或者是被流放到周王國之外層的部族人群，或者是原本就位在周王國之外層的部族或國家。我們可以把本小節提出的論證總結

---

[36] 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指出金文「內」之一義爲內外之內：「裏，中，與『外』相對。蔡盤：『死𠂤王家外內』」（頁 579）。

[37] 一位審查人提醒指出，此銘文中的「內國」可能指「芮國」。筆者查證後謹附資料如下。周法高《金文詁林補》：「白川靜曰：『“內國”之語，不見于他器。內與伐連用，“內伐”爲連語之例，見於敔盤、陳猷壺。今讀作“內國”，乃王之直接統治所及之近畿之地也。』」（No. 0696，頁 1456）戴家祥《金文大字典》指出「內」有三義：「𠂤讀如字，內史、內小臣、內國、內子等詞是也。……牀……讀入……犴同聲通假，內亦讀芮……」（頁 701-3）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指出「內」有四義：「一，進入……二，裏，中，與『外』相對。蔡盤：『死𠂤王家外內』……三，納……四，通『芮』……」（頁 579-80）。又有學者指出，《左傳》中之芮國地望在今陝西省：「杜預注：『芮，國名，在馮翊臨晉縣』」（戴家祥，1995：703）。根據以上資料，則淮夷所伐之「內國」，若釋爲「芮國」雖亦可通，但釋爲「內國」亦非無據。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下：

一、西周時期的「蠻」、「夷」、「戎」三字，可能是一種沒有固定內容的鬆散用語，用來泛指外人。
二、被西周人稱爲「蠻」、「夷」、「戎」的人群，其文明程度未必遠遜於周國。
三、西周時期的「蠻」、「夷」、「戎」，可能有一部份是被周國流放的部族或諸侯。他們本來是「周王國之人」，但因被流放而成爲外人，周人稱這些外人爲「蠻」、「夷」、「戎」。
四、西周時期的「蠻」、「夷」、「戎」，可能是一種外層標誌，是用來稱呼外人的方式。

傅斯年先生在討論西周史料中的「戎殷」、「戎商」等稱呼時曾指出：

> 時夏、時周與戎殷、戎商似爲相對名詞。時、是同字，此也；戎，女也。即此名稱，也有內諸夏而外殷商之意。時周，與咨女殷商，正是顯明的旁證。（傅斯年，1930；參見傅斯年，2002：186）

這或許也可作爲「戎」最初乃是外人標誌的另一佐證。

二、春秋史料中「蠻」、「夷」、「戎」、「狄」之意涵

在春秋時期的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相當數量的關於「蠻」、「夷」、「戎」的記載。除此之外，「狄」也明確成爲對於某種人群的稱呼。換言之，在春秋時期，「蠻」、「夷」、「戎」、「狄」毫無疑問地已經成爲周人對於某些人群的稱呼。比較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稱呼本身的意涵是什麼？

在上節中，我們已經指出西周時期的「蠻」、「夷」、「戎」可能是一種外層標誌，其主要意涵可能是「外人」。雖然這是一種有根據的推測，但它畢竟只是推測。然而在春秋時期的史料中，「蠻」、「夷」、「戎」、「狄」具有外人（周王國以外之人）之意涵，就已經不再是一種推測，而是可以確定的事實。在對春秋史料進行詳細整理之後，筆者認爲，春秋史料中的「蠻」、「夷」、「戎」、「狄」四種稱呼，大致有三種意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外人
二、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次於「諸夏」主要成員；其他）
三、人群之名

如果我們把春秋史料中關於「蠻」、「夷」、「戎」、「狄」的使用全部列出，再加以分類統計，則去掉那些意涵模糊者及單純人群名之後，我們將可看到，「蠻」、「夷」、「戎」、「狄」雖然有文化落後或地位次等之人的負面意涵，但它們更常被使用的意涵其實是中性的「外人」。春秋史料中把「蠻」、「夷」、「戎」、「狄」當作「外人」之義來使用的詞條總數爲五十六條，[38] 用它們指負面意涵的詞條總數爲二十九條（參見〈附錄四〉）。

把「蠻」、「夷」、「戎」、「狄」理解爲兼有「外人」和「落後次等之人」兩種意涵，並認爲春秋時期「外人」意涵重於「落後次等之人」意涵，此一論點和學界的傳統看法略有出入。因此我們不妨先回顧一下學界對於春秋時期「蠻」、「夷」、「戎」、「狄」之意涵的主要看法。[39]

學界傳統上一直認爲，「蠻」、「夷」、「戎」、「狄」稱呼的主要意涵，指文化落後於「諸夏」的人群。如陳槃先生認爲：

[38] 「蠻」、「夷」、「戎」、「狄」分別爲 11、17、14、10 條，「四夷」有 4 條，共 56 條。

[39] 以下關於學界傳統看法的討論，起因於一位匿名審查人之建議。此一建議促使筆者重新檢視「諸夏」是否看輕「蠻」、「夷」、「戎」、「狄」之問題，並在「蠻」、「夷」、「戎」、「狄」意涵分類上採取更審慎的標準。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春秋時代，中國境內的民族，主要的是華夏。此外東西南北四邊，更有不少文化落後民族；而錯雜居住在中國本部的也有一部分。這類民族，舊文籍中或稱他們爲『四夷』，或稱爲『蠻』、『戎』、『狄』。……四夷他們部族本身，相信原不會有像樣的文化教育（陳槃，1993：315-6）。

童書業先生也認爲「諸夏」和「蠻」、「夷」、「戎」、「狄」之別在於文化[40]；他認爲後者在文化上是落後於「諸夏」的，[41] 並且受到「諸夏」的鄙視：

> “蠻夷戎狄”本都不是固定的種族稱號，“夷”、“蠻”和“狄”是中原人鄙視文化落後的氏族的稱呼……（童書業，2006a：128）

> 「戎」也是東、南、西、北四方文化落後的部族的一種通稱……（童書業，2004：172）

專門研究周代國野關係的學者趙世超一方面把「蠻」、「夷」、「戎」、「狄」歸入「國野」之別中的「野人」一類，[42] 另一方面也認爲：

> 一般來講，蠻、夷、戎、狄的文化均較落後……蠻、夷、戎、狄既然在文化上落後於諸夏，故大凡發展水平較低的部族便都可能被視爲蠻、夷、戎、狄（趙世超，1993：49、51）。

以上這些看法大致代表了學界的主流意見。[43] 對於上述學界主流看法，筆

---

40 「其實西周、春秋時所謂“諸夏”與“蠻夷”往往以經濟文化之差異爲別」（童書業，2006b：228）。

41 「其居於四周邊疆地區而經濟文化較爲落後者，遂被看成所謂“四裔”之“蠻族”……」（童書業，2006b：228）。

42 「野中居民的成分要比國中更爲複雜……今姑且大別爲三……其一曰“亡王之後”……其二曰蠻、夷、戎、狄……」（趙世超，1993：31、41）。

43 也有學者採取比較保留的態度，例如錢穆先生就認爲「諸夏」和「蠻」、「夷」、「戎」、「狄」在文化上分屬兩種文化，兩者只有文化型態上的不同，並沒有文化先進落後的差別：「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爲耕稼的社會，故有城郭宮室宗廟社稷衣冠禮樂車馬貨賄，此則爲諸夏。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者的回應是：春秋時期「諸夏」看待「蠻」、「夷」、「戎」、「狄」的態度其實有兩種：一種是中性的，即把「蠻」、「夷」、「戎」、「狄」視爲單純的「外人」；另一種是貶抑輕視的，即或者認爲「蠻」、「夷」、「戎」、「狄」在文化上落後於「諸夏」（如〈附錄四〉詞條 100），或者認爲他們在身份地位上低於「諸夏」（如〈附錄四〉詞條 53、102、107），又或者在提到他們時，表現出某種輕蔑的態度（如〈附錄四〉詞條 52、168）。由於學界傳統上認爲「蠻」、「夷」、「戎」、「狄」之稱呼只有負面之意涵，忽略了它們還有一中性意涵，因此不免生出許多解釋上的困難。譬如顧頡剛先生認爲，「蠻」、「夷」、「戎」、「狄」中的許多國家其實文化相當發達，但「諸夏」基於「種族之偏見」而視其爲「蠻夷」。[44] 陳槃先生則在試圖調和「四夷文化落後」與「四夷有高度文化」兩個論點之矛盾時，提出「四夷文化落後，但其上層階級文化則源自中國」的解釋。[45] 其實如果把「蠻」、「夷」、「戎」、「狄」理解爲另有一種「外人」之意涵，則在許多情況裡，「諸夏」稱文化極發達者爲「蠻」、「夷」、「戎」、「狄」，只是強調他們不屬於「諸夏」集團，未必有認爲其文化落後之意。如果這樣理解，許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雖然如此，學界上述傳統看法也並非完全沒有根據，因爲春秋史料裡確實存在「諸夏」認爲「蠻」、「夷」、「戎」、「狄」文化落後或地位次等的記載（如〈附錄四〉「負面意涵」諸詞條所列舉者）。因此對於學界上述傳統看法，筆者除了指出「蠻」、「夷」、「戎」、「狄」有其更重要的中性意涵之外，同時並採取以下兩種態度：一、正視春秋史料裡確實存在的相

惟其爲游牧的社會，故無上述城郭宮室諸文物，而飲食衣服種種與諸夏異，而成其爲蠻夷戎狄」（錢穆，1984：39-40）。

44 「其實……邾之進於中國正統文化遠較魯公室爲早，『蠻夷』云者種族之偏見耳。楚國文化絕高……然彼時中原人視之亦蠻夷也……」（顧頡剛，2005：2）顧先生所謂「楚國文化絕高」一語似乎矯枉過正。楚國文化在某些地方仍不及「諸夏」文化，其證之一是楚靈王合諸侯而不盡知合諸侯之禮（事見左昭四；1251）。

45 「由這些莒國的文物制作看來，它的文化，實與中夏的文化，一般無二……其有淵原甚舊之中國文化傳統」（陳槃，1993：322）；「就東夷而論，他們的民族文化比較落後，這沒有問題。……東夷，雖其名爲夷，而其統治階層的血統，卻是中國的。他們和中國一樣，也有文化，而且有許多地方，比較中國並無遜色」（陳槃，1993：321、3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記載，但在認定某條記載反映出對「蠻」、「夷」、「戎」、「狄」的負面態度時力求審慎，除非有明顯可見的直接證據，否則不予輕率認定；二、筆者認爲，學界有必要以更審慎嚴謹的態度檢視此一問題，即：「諸夏」對於「蠻」、「夷」、「戎」、「狄」的負面態度究竟有多嚴重；[46] 也許在審慎檢視之後，將會發現其實並不如傳統上以爲的那樣嚴重。

這裡還要說明一下筆者整理春秋史料中「蠻」、「夷」、「戎」、「狄」意涵時所使用的分類標準。「外人」意涵的認定標準是：「蠻」「夷」「戎」「狄」之使用，明顯位在某種強調內外之別的語意脈絡之中。「負面意涵」的認定標準是：「蠻」「夷」「戎」「狄」之使用，明顯具有負面意涵，如指其文化落後，或認爲其地位次於「諸夏」主要成員，或提到這些人群時明顯表現出輕蔑態度。凡是其意涵可游走於以上兩種意涵之間、但難以清楚確定者，則歸入「意涵模糊」之類。不能歸入以上三類者，則一律歸入「人群名」。

在以下的部份裡，我們將檢視〈附錄四〉裡的詞條，以瞭解春秋史料中「蠻」、「夷」、「戎」、「狄」的確實用法。由於篇幅限制，筆者將只對其中和「外人」意涵有關的詞條詳加說明，對於其中和負面意涵有關的詞條則只做簡略討論。

灱蠻

春秋史料中關於「蠻」的使用，大致包含四種意涵。第一種意涵，是指位在南方（漢水、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外人。此一意涵的「蠻」字用法，參見〈附錄四〉中的詞條 1～11。

可以看到，這些「蠻」字的使用，全都位在某種強調內外之別的語意脈絡之中。譬如，詞條 1 強調「蠻、夷」和「戎、狄」因爲和周人（「邦內」、「邦外」、「侯、衛」）層次有別，屬於外人，因此其朝貢之責也比周人簡單。詞條 2 前面已經討論過。詞條 4 強調國君以外人攻打本國之不當。[47] 詞

---

[46] 筆者的此一看法，以及〈附錄四〉中「意涵模糊」項目之設立，均是蒙受一位審查人的提醒後省思所得，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47] 《左傳》（襄二六；1156）亦記此事，但其記載之魯襄公反應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左傳》（成四；818）記載季文子關於「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議論，和詞條 4 主旨相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條 5 強調爲外人拋棄兄弟之國之舉爲不當。詞條 6 強調周人和「蠻、夷、戎、狄」的關係是「非親則頑」，「蠻」在此處指不受我群命令的外人。詞條 7 強調外人侵犯服屬「諸夏」的須句國，就等於侵犯「諸夏」。詞條 8 強調諸侯攻打他國、將俘虜獻給周王的做法（「獻捷」），應當遵循內外有別的原則，只有攻打外人時才獻捷，攻打周王國其他諸侯國時則不獻捷。詞條 9 感嘆「諸夏」沒有好的領袖，因此遭到外人攻打也無人聞問。詞條 10 所記載之事與詞條 5 相同，兩者均強調爲外人拋棄兄弟之國爲不當。詞條 11 批評國君以外人攻伐本國之不當，「請納之」一語實爲反話。

另外，詞條 3 強調武力應該用來對付外人，而不是用來對付周王國之人。它的較完整原文清楚顯示了「蠻夷戎狄＝外人」的用法。此條的背景是：周襄王把陽樊賜給晉文公，作爲勤王的酬謝。陽樊人不願被割讓給晉，拒絕晉師入城，於是晉文公下令圍城。陽樊人倉葛從城頭向晉師喊話表示：

> 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陽不獲承甸，而祗以覿武，臣是以懼……且夫陽，豈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周語中；54-55〉

可以看到，引文中的「蠻夷戎狄」和「裔民」是同義詞。「裔民」則是「天子之父兄甥舅」的反義詞，它的意涵顯然是指和周人沒有親戚關係的「外人」。這裡可以清楚看到「蠻夷戎狄＝裔民＝外人」的用法。[48] 由於「裔民」一詞顯然具有「流在裔土之民」的意涵，而前節所引《國語》〈周語上〉又有「流在裔土」，「於是有蠻夷之國」的說法，因此詞條 3 可以和前引的〈周語上〉合併觀之，作爲「裔民＝蠻夷戎狄＝外人」的佐證。

春秋史料中「蠻」字的第二種意涵帶有貶抑之意，指地位次於「諸夏」主要成員的人群，或文化落後之人。其用法參見〈附錄四〉詞條 12、13。詞條 12 說的是周成王會諸侯時，楚之祖先猶爲文化落後之人，只配從事下役，還沒有參與會盟的資格，後來因致力修德，乃成爲能與晉爭奪「諸夏」領導權的大國，句中之「蠻」強調文化落後之義。詞條 13 強調祝融之羋姓

[48] 《左傳》（僖二五；434）亦記此事，但似把陽人之辭濃縮爲「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一語（參見〈附錄四〉詞條 54），意思相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蠻羋文化落後，只有荊羋有可能興起代周。以上這些詞條中的「蠻」均有地位較低之人、文化落後之人的意涵。

除了以上兩種意涵之外，春秋史料中另有一些「蠻」之稱呼，其意涵比較模糊，游走於「外人」和負面意涵之間。如詞條 14 強調逃避和「蠻夷」作戰（「違蠻夷」）是一種恥辱；然而此舉之爲恥辱之舉，究竟是因爲逃避「外人」可恥，還是因爲逃避「落後次等之人」可恥，在文本中看不出來。又詞條 15 的背景是楚莊王要楚大夫士亹當大子（後爲共王，亦作恭王）之傅，士亹推辭，表示誰當大傅並不會影響大子爲善爲惡，關鍵在於大子本身欲善與否。[49] 他最後說：「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意思是如果是上位者對人民，則可用教訓的方式使民向善；但如果是「蠻夷戎狄」，則除非他們主動向「中國」學習，否則「中國」對他們也沒辦法。這段文字裡的「蠻夷戎狄」，究竟應當解爲「外人」還是「落後次等之人」，似乎沒有明確的答案。詞條 16 的背景是楚大夫王孫圉聘於晉，晉上卿趙鞅問他楚之白珩（白玉）作爲楚國之寶，已經傳了幾世（「其爲寶也幾何矣」）。王孫圉回答說，白珩只不過是玩物，怎能算寶？國之寶有六種，一是聖賢之臣，二是祈福免災之玉，三是決疑之龜，四是辟災之珠，五是製兵禦亂之金，六是出產財用之山林藪澤。只具有譁囂之美的玩物在此六寶之外，即使是楚國這樣的「蠻夷」，也不會把當作寶（「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句中的「蠻夷」，固然可以解爲「文化落後或地位次等之人」；若作此解，則這裡王孫圉其實是使用「蠻夷」此一貶語作爲一種反諷（irony）的工具，即楚國以落後次等之人自居，但卻運用此一身份，對貶抑他人爲落後次等之人的晉人做出譏諷，諷刺其見識反而不如落後次等之人，因此是對視楚爲「蠻夷」的「諸夏」之人的一種反擊。然而另一方面，文本中的「蠻夷」如果作「外人」解，則文意亦通，即楚雖爲「諸夏」集團的「外人」，價值觀與「諸夏」不同，但也不會以玩物爲國寶。詞條 17 說的是黃池之會中吳欲爲盟主，周王表示吳原爲周王室之後，不該仿效楚的作風稱王，建議吳王夫差若要當盟主則須去王號。句中「況蠻荊」之「蠻」當解爲「落後次等之人」還是「外人」，似無法確定。若解爲「落後次等之人」，則文意爲

[49] 「善在大子，大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仿效文化落後者的無禮作風稱王；若解爲「外人」，則文意爲吳仿效外人的作風稱王，亦可通。

詞條 18 說的是周景王之子王子朝爭位失敗，流亡楚國，檄告諸侯尋求支持，表示自己流落楚國，歸期未卜，想藉此打動諸侯同情。句中「荊蠻」之「蠻」當釋爲「外人」還是「文化落後之人」，就文本本身而言不易判斷。就「外人」之解而論，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流在裔土」是作爲一種懲罰的流放。春秋史料中類似的用法還有「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有？」，此句的背景是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平定王子帶之亂後，以勤王有功，向周襄王請求使用隧葬（周天子專用）的特殊榮典。周襄王拒絕此一要求，先表示「死生之服物采章」之所以有等級，是爲了藉此君臨百姓，若用先王之制酬謝私人之恩惠，相信晉文公就算接受了也會責怪周襄王；接著又說，如果晉文公能取周而代之，自創王制，那時周王我就算自我流放到邊遠之地也無話可說，因爲這是失天下者應得之懲罰；[50] 由此可知「流在裔土」和「流辟於裔土」都有懲罰之義，指流放到遠方之地作爲懲罰。據此，則詞條 18 中王子朝說自己「竄在荊蠻，未有攸厎」，乃是用天子罪己之口吻，說自己受到懲罰，避走到周王國的外層之地（楚國），不知何時才能復位。此外，王子朝托庇於楚國，如果向周王國諸侯高調宣稱自己待在「文化落後的楚國」，似乎有違常理。因此把此條中的「荊蠻」釋爲「楚國此一外人之地」，似乎不失爲一種有根據的詮釋。然而此一解釋畢竟缺乏直接而明確的證據，因此仍應審慎以對。詞條 19 是伍員之語，句中的「蠻夷」若解爲「外人」，則伍員之意爲吳越地區相當於「諸夏」之外層，此一地緣政治形勢已經先天不利，如果又留下越國作爲仇敵，則吳要成爲「諸夏」之領袖（「求伯」）將十分困難。但如解爲「落後次等之人」，則謂身在落後次等之域兼又貽仇在側，將難以求伯，文意亦通。

春秋史料中的「蠻」還有第三種意涵，即「戎」人中一個部族的名字。這個部族被稱爲「蠻氏」，其君長被稱爲「蠻子」。它的位置可能在今河南省汝縣、汝陽縣之間（《春秋左傳注》頁 827）。關於它的記載，參見〈附

50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周語中；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錄四〉詞條 20～22。此外，春秋史料中還有一些關於「蠻」的詞條，這些詞條中的「蠻」沒有特別明確的意涵，無法歸類到前三種意涵之中，因此不妨將之視爲屬於第四種意涵，即某種人群之名。這樣的例子參見〈附錄四〉詞條 23～30。

牧夷

「夷」作爲對於人群的稱呼，在春秋史料中也有四種意涵。第一種意涵是指位在東方的外人。與此意涵相關的詞條，參見〈附錄四〉詞條 31～47。詞條 31～40 與先前分析過的詞條 1～9、24 重複，在此不再重複分析（在以下部份裡，其他詞條重複之例依此方式處理）。詞條 41 應當與詞條 8 合併觀之。如前所述，詞條 8 顯示獻捷儀式之舉行有其原則，那就是內外之別，亦即我群內之諸侯相攻伐不獻捷，只有攻伐外人才獻捷。這種原則似乎不僅適用於對周王之獻捷，也適用於對諸侯祖先之獻捷。詞條 41 說的是晉滅偪陽國，俘其君歸，用夷人俘虜的名義把他押解到晉武公的廟前獻捷。不論稱偪陽爲夷俘的真正原因爲何，但「夷俘」之夷很清楚地指內外之別中的外人。詞條 43、44 同屬一段話，詞條 44 中的「爲夷棄兄弟」和「爲夷執親」，都強調夷是有別於我群的外人。詞條 45 中的裔夷之俘指萊人；「裔夷」之裔爲遠之義，又句中以裔與夏相對、夷與華相對，可知「夷」在此是用來指外人。詞條 46 很值得注意。此條之背景是吳國強迫魯、宋、衛前來會盟，衛出公勉強而行，抵達得晚，吳人便扣留他不讓他歸國。魯派子貢勸說，吳乃釋放衛侯。衛侯大概在被囚期間學會了一些吳語，回國之後便模仿起來，公孫彌牟雖然年幼，卻批評衛君此舉預兆了他將客死於吳。這條史料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公孫彌牟所批評的不當之處，並不是堂堂文明上國之君因爲模仿「夷」語（落後次等人之語言）而自貶身份；而是國君不僅不怨恨扣留他的「夷」人，反而還學講其語言，預兆了他將客死於「夷」。此條顯示「夷」在此只單純具有外人之意涵，並沒有文化落後之人或次等人的意涵。

「夷」的第二種意涵是地位次於「諸夏」主要成員或文化落後之人。其詞條有 52-5。詞條 52 的背景，是後人假託西周幽王的大夫史伯之口，預言楚將代周爲王。史伯說祝融之後將在周衰後代興，祝融之後有八姓，這八姓中的七姓在西周時或服事周王室，或淪落在夷狄，都不會是代周而興者。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只有羋姓的楚國最有可能。這段文字中的「夷狄」顯然是貶意，意指文化落後；祝融七姓之在「夷狄」者因爲文化落後，因此沒有興盛的希望（「莫之數也」）。詞條 53 的背景是魯人襲擊邾國之師，邾人向晉控訴，晉把魯卿叔孫婼抓起來，命他和邾大夫對質。叔孫婼拒絕，表示根據周制，他身爲列國之卿，地位相當於小國國君，不可與小國之大夫對質，再加上邾國屬於「夷」（「邾又夷也」），因此他不能破壞周制，和身份地位比他低的人對質。由此例可知在「諸夏」集團裡，「夷」的地位和「諸夏」主要成員是不平等的，是次於後者的。詞條 54 的背景是吳攻入楚，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援，向秦伯陳說利害，表示吳作爲「夷」，其德性貪得無厭，一旦吳佔據楚國，與秦爲鄰，下一步一定會侵擾秦國；句中對於「夷」的德性做出負面描述。詞條 55 是吳、晉在黃池之會中爭歃血之先後次序（此一次序代表地位先後），吳勢在必得，晉大夫寅表示吳王的氣色很差，一定是國內有變故；且先不要急著讓步，不妨和吳人多相持一會，「夷」人之德性輕浮急躁，最後一定會放棄。結果吳人果然沉不住氣，於是讓晉先歃血。[51] 此段史料中，晉人對於「夷」之德性的看法是輕躁，這也是一種貶抑的評價。詞條 56-9 中的「夷」，其意涵並不明確。本文限於篇幅，對此不多做分析。

「夷」的第三種意涵指「東夷」，亦即東方的外人。其相關詞條參見〈附錄四〉詞條 60～72。這些詞條中「東夷」或「夷＝東夷」的意思都很明顯，就不多做分析。「夷」的第四種意涵，是指「淮夷」，也就是在淮地的外人。其相關詞條參見〈附錄四〉詞條 73-6。此外，春秋史料中還有「夷虎」一詞（詞條 77）。「夷虎」杜注爲服屬楚之蠻夷，它和「東夷」、「淮夷」有無關係，難以確定。因此存而不論。最後，「夷」還有第五種意涵，那就是某種人群之名，參見詞條 78～85。其中詞條 78 之「夷」釋爲「外人」亦可通。

在以上關於「蠻」和「夷」的詞條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用法：「蠻」（位在南方的外人）或「夷」（位在東方的外人）的個別意涵，經常用「蠻夷」這個複合詞加以表示。「蠻夷＝蠻」的例子有詞條 4、14、16，「蠻夷＝夷」的例子有詞條 5、7、10。這種用法或許顯示了「諸夏」關於外人概

[51] 《國語》〈吳語〉亦記此事，記其結果則爲晉屈服，吳先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念的演化：不再區分位在南方的外人和位在東方的外人，而是把位在南方和東方的外人一律稱作「蠻夷」。這種用法反映了外人概念從特定走向統整（generalization），它應該是比較晚出的思維。

犴戎

春秋史料中關於「戎」和「狄」的記載，遠超過關於「蠻」、「夷」的部份。這是因爲「戎」、「狄」和周、晉等「諸夏」主要國家的關係十分密切的緣故。關於「戎」、「狄」本身性質（如人種等）的問題，學界已做過不少考證研究（馬長壽，2006；余太山，2000），本文不再贅述。在本小節裡，筆者將延續前一小節的做法，把焦點集中在「戎」、「狄」作爲認知概念，對「戎」、「狄」在春秋史料中的幾種意涵進行整理分析。

「戎」的第一種意涵是外人。這種外人的居住地不限於西方，而是分布在各地。因此春秋史料中常常在「戎」之前加上地理方位（如「北戎」、「西戎」）、地區名（如「山戎」、「伊雒之戎」、「驪戎」、「茅戎」）或部族姓氏（如「姜氏之戎」、「允姓之戎」）等。具有外人意涵的「戎」字用法，參見詞條 86～99。

詞條 86 中的「戎狄荒服」和詞條 1 中的「蠻夷要服」一樣，都是指周人的外層之人對周人的職貢等級。詞條 88 強調「戎狄之地」和「諸夏之地」的區隔，其外人－我群之分是很明顯的。詞條 89 強調戎夏之別，也是內外之分。詞條 90 強調晉國與戎以疆界隔爲內外（宗邑之主安內，疆場之主鎮外）。詞條 91 強調我群領袖的威望聲譽傳播到外人之中。詞條 92 說的是欒武子修德之後對我群和外人所產生的不同影響，把我群（「諸侯」）和外人（「戎狄」）當成兩個類別。詞條 94 強調「戎、狄、楚、秦」與「兄弟之國」的內外之別。詞條 96（同詞條 48）強調「中國」與「四夷」的內外差別待遇。詞條 98 是周王責怪晉人之語，表示允姓之戎本居於周王國（「中國」）之外層（「四裔」），但晉人將之遷到周王國的地理核心附近（「入我郊甸」），導致政治空間內外區隔的破壞。句中的「戎」具有明顯的外人意涵。詞條 99 顯示衛國國都旁邊就有戎人居住，但他們和衛人我群有內外之別，其區別主要在姓氏。戎不是姬姓，是異姓（「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然而詞條 95 卻顯示同姓並不必然屬於我群。從驪姬之名，可知驪戎是姬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晉卻攻伐他們（《國語》（晉語一；249）中晉獻公還得意表示此役令他「克國得妃」）。在這個例子裡，晉和驪戎雖然同爲姬姓，但兩者卻存在內外之別：前者爲「諸夏」，後者爲「戎」，其區別主要在政治疆界。

「戎」的第二種意涵，是文化落後之人或地位次於「諸夏」之人，其用法參見詞條 100～109，它們全都記載了對於「戎」或「戎狄」的負面評價，或隱含有對他們的貶抑看法。這些詞條中，詞條 100 有必要多做說明。此條之背景是晉卿隨會聘於周，周定王設宴款待他，席上的肉品都是切開折斷裝盤。隨會以爲宴客應當用半個牲體煮熟後不切折裝盤，覺得把牲體切折是不合於禮的，就私下問在場的禮儀官爲何如此。周定王向他解釋說：準備肉品的方式有三種，一種是全烝，整隻牲體不烹煮裝盤，用於禘郊之祭；二是房烝，半隻牲體不烹煮裝盤，用於廟中祭祀；三是餚烝，把牲體烹煮後切開折斷裝盤，用於宴請親戚。你這次來，是代表晉侯，晉侯是我的親戚，因此用餚烝。《左傳》亦記載此事，但隨會赴周不是聘問，而是獻狄捷。周王的解說也只有短短一句：「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宣十六；770）意思是招待諸侯用享禮，半牲不烹煮裝盤上席，擺個樣子（「體薦」）；招待諸侯之卿用宴禮，牲體煮熟切開折斷裝盤上席，供賓主食用（「折俎」）；以上是王室之禮；你是卿，自然用宴禮。可以看到，《左傳》只記載晉國之卿不懂周禮，《國語》則強調「諸夏」和戎狄的文化高下有別，並微微諷刺晉以戎狄之禮爲禮（「且唯戎狄則有薦體……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這兩段記載顯然本於不同來源，不知何者可信。但《國語》之記載包含了長篇議論，反映出某種關於「諸夏」與戎狄文化高下之別的重要看法，值得加以留意。詞條 101 記的是周大夫宰孔私下對晉獻公的評論，表示晉國的戰略地理形勢良好，四鄰又都是比晉國落後的戎狄，如果不依正道而行，又有誰能讓它害怕？ 詞條 109 則描述了姜姓之戎早期投奔晉國時的落後模樣（「被苫蓋，蒙荊棘」）。

意涵比較模糊的是詞條 111-2。詞條 111 是周大夫祭公謀父敘述周之先世，表示周之先祖世爲農官（后稷），到夏代時失官而自己遷徙到「戎狄之間」（「自竄於戎狄之間」；句中的「自竄」似乎並沒有作爲懲罰的「自我流放」之義）；雖然如此，卻兢兢業業敦篤修德，因此最後能從「戎狄之間」一躍成爲天下共主。「戎狄之間」的「戎狄」不論解爲「外人」（夏的「外

臺灣人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或「落後次等之人」皆可通。

「戎」在春秋史料中的第三種意涵，是人群之名，參見詞條 113-55。這些詞條中關於某「戎」的人種、姓氏、地望等問題，學界歷來已考證很多，但是眾說紛紜。由於這些問題和本文沒有直接關係，因此筆者一概從略。此處只需指出，「戎」中也有頗具規模之國家，如蠻氏。詞條 155 顯示蠻國之君赤出亡時有五位大夫跟隨，可知其政治制度可能和「諸夏」差異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詞條 90 顯示，「戎」和「狄」有時是混用無別的：句中一開始講「戎」（「則啓戎心」），後來又稱「狄」（「狄之廣漠」）。稍後的詞條 102、103 則有「戎＝戎狄」的用法。此外，詞條 102、103、248 都提到「戎狄」中的無終國，但詞條 102 稱之爲「戎」，詞條 248 卻稱之爲「狄」。這些例子都顯示：在春秋史料所記載的「諸夏」之人的認知中，「戎」、「狄」、「戎狄」三種稱呼經常可以互通，三者之間可能並沒有清楚的區別。

狉狄

雖然不少學者都認爲「戎」和「狄」是有區別的兩類人群（趙世超，1993：44），但由前面舉出的兩者混用之例（如詞條 90、102、103、248），我們也不能排除春秋史料中的「戎」有時指「狄」（反之亦然）的可能性。由於筆者的重點並不在考證「戎」、「狄」之間是否有某些客觀性質上的區別，而是在分析「諸夏」對於「戎」、「狄」等稱呼的用法，因此我們不妨擱置「戎」、「狄」本身的問題，而對「狄」的意涵進行同樣的整理分析工作。

「狄」的第一種意涵是外人。其相關詞條爲詞條 156-65。詞條 157 記載周襄王與鄭人交惡，有意以狄師伐鄭，周大夫富辰勸他不要這樣做，理由是鄭是兄弟之國，狄是外人，不可離棄我群而親近外人（「兄弟之怨，不徵於他」；「棄親即狄，不祥」）。周王不聽，以狄伐鄭。爲了感謝狄人相助，周王打算娶狄女爲后，富辰又勸阻他，理由包括不該親外人而虐我群，不該娶外人之女而破壞娶我群之女的傳統（「以狄女閒姜、任……非禮…棄舊」），以及讓狄的勢力進入周國（「登叔隗以階狄」）。《左傳》也記載了這段史事（詞條 163），其中富辰反對以狄伐鄭的理由也包括棄兄弟之國而親近外人（「不忍小忿，以棄鄭親」；「渝周、召以從諸姦」）。詞條 165 同於詞條 98，句中周王表示：周國的地位，相當於周王國的冠冕，是周王國所有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諸侯（晉國也包括在內）之正當性來源；如果晉國身爲周王國諸侯之霸主，卻不願尊重周國的此一地位，則周王國的外人（「狄」）將更不會尊重。

「狄」的第二種意涵是文化落後之人或地位次於「諸夏」之人，其用法參見詞條 166-78。詞條 168 中，狐偃向重耳表示狄國是理想的流亡之所，理由之一是狄人「愚陋」。詞條 173 中，管仲告誡齊桓公不可對狄人侵犯「諸夏」姑息以對，因爲狄人有如豺狼，貪得無厭。詞條 174 中，晉人認爲狄作戰時不知恥，不會因恥於逃跑而力戰，因此如果追擊他們，一定可以大獲全勝。詞條 175 中，富辰爲了勸阻周襄王不要聯狄伐鄭，於是舉出各種理由，這些理由包括鄭爲周親而狄是外人，以及鄭有德而狄爲姦。富辰描繪出的狄的負面形象可以整理爲以下兩點：

－缺乏文化教養：不聽有教養的音樂（「耳不聽五聲之和」）；沒有富有文化的服飾（「目不別五色之章」）
－缺乏道德觀：不以德義作爲行爲規範（「心不則德義之經」）；不稱道忠信之言（「口不道忠信之言」）

簡言之，由於「狄」缺乏文化教養和道德觀，因此是周王不該親近的人群。此外，富辰還列舉了狄的另一項負面德性，那就是貪婪殘忍（「貪惏」），[52] 他據此反對周王娶狄女爲后，和狄做進一步的結盟。

詞條 176 記載了「諸夏」之人刻意把負面形象加到一位狄國執政者身上的例子。在這個例子裡，「赤狄」中的潞國之君嬰兒娶晉景公的姊姊爲夫人，結果潞國之相酆舒殺了潞君夫人，又傷了潞君的眼睛。晉景公打算伐潞，但晉大夫都說酆舒有三方面的才幹，潞國伐不得，還是留給以後的人去處理。大夫伯宗則獨排眾議，列出酆舒的五條罪狀，表示現在不伐潞國，日後酆舒的繼任者如果修德而固其國運（「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故其命」），到時「狄」就是有理的一方，而晉就沒有理由討伐它了（「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可以看到，伯宗真正想做的是伐滅潞國，酆舒有德無德其實不是重點；事實上，他反而擔心潞國未來的執政沒有失德之處，到時候晉國就尋釁無門了。他所列舉的酆舒幾條罪狀中，除了「虐我

[52] 孔疏：「《方言》云：『殺人取財曰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伯姬」勉強可以構成晉向狄興師問罪的理由外，其他幾條罪狀都是勉強找出來的藉口，其中「不祀」和「耆（嗜）酒」更是欲加之罪。

相對於以上各種負面描述詞條，詞條 179 記載了「諸夏」對「狄」（白狄）的正面描述。在這個例子裡，鼓國（白狄之一）的臣子夙沙釐對其國君的忠義程度，令趙穆子感到羨慕，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忠心家臣；另一方面，它也顯示白狄忠義之臣的忠義程度勝過當時晉國之臣，因此令趙穆子有所感慨。這條記載顯然否定了富辰所謂狄「心不則德義之經」，「口不道忠信之言」的說法。把這兩組記載合在一起看，則不免令人懷疑富辰對「狄」的負面描述，可能是一種刻意醜化。詞條 175、176 的例子則顯示，「諸夏」之人對於「狄」的貶抑性描述，在某些情況裡其實是出於特定需要而發。因此，這些描述與其記錄了「狄」的客觀事實，不如說反映了「諸夏」之人對於他者所能設想出的最負面形象。[53]

「狄」的第三種意涵是人群名，參見詞條 182～253。這些詞條有幾個主要內容，一是「狄」與「諸夏」的互動情形，二是關於「狄」本身的一些事實描述。關於後一類描述，由於我們前面已經指出「戎」、「狄」、「戎狄」三個稱呼可能指同一類人群，因此在這裡不妨把「戎」和「狄」的資料合在一起，並對「戎狄」生活概況的複雜性稍作說明。

首先是「戎狄」的經濟生活型態。詞條 102、248 都提到「戎狄」中有一個無終國（詞條 102 稱之爲戎，詞條 248 稱之爲狄）。詞條 102 說無終國之君嘉父用虎豹之皮作禮物，請求晉國與「諸戎」（或「群狄」）締結某種互不侵犯協定。由嘉父的禮物觀之，可知無終國等「戎狄」的主要特產是獸皮，其主要生產活動包括狩獵。又詞條 102 中魏絳說「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可知無終國等「戎狄」的主要生產活動大概不是定居農業。然而「戎

53　詞條 100～109 中對於「戎」的負面描述，可以歸納爲以下幾點：
一、氣質原始，有如禽獸（詞條 100：「冒沒輕儳，貪而不讓，血氣不治，若禽獸焉」）
二、缺乏文化教養（詞條 100：「不俟馨香嘉味」；詞條 106：「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三、不知人倫之義（詞條 102：「戎狄無親而好得」；詞條 104：「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詞條 105：「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詞條 107：「戎狄無親而貪」）
四、地位不高，有如次等人或禽獸（詞條 102：「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詞條 107：「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狄」中也有食用穀物的人群，詞條 230 記載「赤狄」掠割晉國之莊稼即爲一證。其次是「戎狄」的社會組織型態。《左傳》記載清楚顯示，「戎狄」中的鮮虞（學界均認爲其前身爲「白狄」，參見陳槃，1988：1179）建有城郭國家，譬如其中的鼓國便是：

>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左昭十五；1370）

> （鼓又叛）荀吳……使師僞羅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左昭二十二；1435）

這兩段記載顯示鼓國有城郭，有城門，是一城郭國家。因此「戎狄」中也有和「諸夏」一樣的城邑國家。有些學者認爲「戎狄」和「諸夏」的根本區別在於定居農業城郭生活與游牧生活之別，[54] 以上記載顯示這個看法可能需要更多的保留。[55]

以上我們討論了春秋史料中「蠻」、「夷」、「戎」、「狄」的幾種主要意涵。這些詞條裡其實包含了許多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本文限於篇幅，只能就其中的一個問題略做討論，那就是春秋史料中「四夷」一詞的問題。

「四夷」的詞條不多（〈附錄四〉詞條 48～51），顯示它在春秋時期還沒有成爲一般用語。其中除了詞條 50 外，[56] 各詞條中的「四夷」都明確

---

54 如錢穆便認爲：「所謂諸夏與戎狄，其實只是文化生活上的一種界線，乃耕稼城郭諸邦與游牧部落之不同」，「惟其爲游牧的社會，故無上述城郭宮室諸文物……而成其爲蠻夷戎狄」（錢穆，1984：40）。

55 詞條 99 顯示衛國境內就有「戎」人聚落（「戎州」），而且距離衛國國都並不很遠，在國都城牆上肉眼就可看到它們的存在。而衛侯看到己氏之妻髮美的例子，更顯示己氏聚落離國都很近，近到站在國都城牆上就可看到己氏之妻的頭髮很美。此外，衛莊公原本並不禁止戎人聚落的存在，因爲他看到國都外居住著戎人己氏時，只是剪了己氏之妻的頭髮，並沒有下令剷除己氏聚落。後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衛莊公不再允許戎人聚落的存在，並以我群（「姬姓」之國）之中不容外人居住爲理由將之剷除。從「戎州」之稱「州」，可知此詞條中的「戎」應該不是游牧人群。

56 本詞條中「學在四夷」一語，注家眾說紛紜，但都不認爲「四夷」指野蠻落後之地區或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地指「外人」。詞條 48 強調獻捷的兩項原則，一是只有攻伐外人才對周王獻捷（詞條 8 也講述了此一原則），二是諸侯之間不行獻捷之禮。詞條 49 和詞條 3 記載同一事，《左傳》之文似爲〈周語中〉之文的濃縮。詞條 51 強調防衛政策的最高境界是和周邊的外人維持良好關係，使他們不會成爲入侵我群的敵人；達不到此一境界者，只好靠天子封建在邊地的諸侯充當抵禦外敵入侵的防線。

「四夷」一詞很可能是在「蠻」、「夷」、「戎」、「狄」的使用已經相當普遍之後才開始出現的。它大概是「蠻夷戎狄」作爲一種集合用法的省稱（詞條 48 顯示「四夷」還可以進一步省稱爲「夷」）。[57] 這種集合用法的例子可參見〈附錄四〉詞條 3、8、15。在這幾個詞條裡，「蠻夷戎狄」的使用都不在強調「蠻」、「夷」、「戎」、「狄」各自的獨立存在（做此強調者有詞條 6：「當成周者，南有……北有……西有……東有……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而是把他們當成籠統的集合概念來使用。這幾個詞條中的「蠻夷戎狄」，完全可以省稱爲「四夷」而絲毫無損其原有之意。事實上，詞條 3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詞條 3 和詞條 49 記的是同一人（倉葛）的言辭，它在《國語》裡使用「蠻夷戎狄」，在《左傳》裡就省稱爲「四夷」。

不過「蠻夷戎狄」也有省稱爲「夷狄」的例子（〈附錄四〉詞條 52）。因此按照思想的邏輯，「蠻」、「夷」、「戎」、「狄」稱呼的演進次序可能是：蠻、夷、戎、狄→蠻夷戎狄→夷狄→四夷→夷。這個演進次序可能與歷史上的實際先後次序不盡相符，但它至少顯示了這些詞之間的淵源關係。

一個值得探討、但學界似乎很少討論的問題，是「四夷」一詞的創造邏輯：爲什麼「蠻夷戎狄」會被省稱爲「四夷」，而不是「四蠻」、「四戎」或「四狄」？如果就「蠻」、「夷」、「戎」、「狄」在春秋史料中的比重來看，「戎」、「狄」與周人世界關係密切的程度遠勝過「蠻」和「夷」，因此「戎」和「狄」更有資格成爲「蠻夷戎狄」的代表。換言之，「蠻夷戎

人群，而多認爲係指邊遠之地區或人群，如楊伯峻引家鉉翁之說，認爲此處之「夷」乃「言遠也」（2005：1389；竹添光鴻也認爲「四夷本極言遠鄙之辭」（1961，昭十七：59）。

57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以警于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狄」省稱爲「四戎」或「四狄」似乎更爲合理。一種可能的猜測是：或許「夷」字本身就具有「人」之意涵。在商國卜辭中，尸（夷）（）一開始和人（）是有別的，但後來兩者的區別可能就漸漸模糊了，最後「夷」字就有了「人」的意涵，而「蠻」、「戎」、「狄」卻沒有此一意涵。所以當人們要把「蠻夷戎狄」省略爲一種簡稱時，就選擇了其中的「夷」，於是創造出「四夷」一詞。如果此一推測正確，那麼「四夷」就是指「四方的人」（中性意涵），這又爲我們認爲「蠻」、「夷」、「戎」、「狄」之本意指「外人」（中性意涵）而非「落後次等之人」（貶抑意涵）的看法，提供了一項佐證。

結　　語

在本文中，筆者企圖論證兩點：一，春秋史料中的「諸夏」，是一個政治集團概念，而不是族群或文化社群概念。二，春秋史料中的「蠻」、「夷」、「戎」、「狄」的主要意涵是「外人」，次要意涵才是「文化落後或地位次於『諸夏』之人」。春秋時期如果有「夷夏對抗」，那也是政治集團意義上的「我群－外人」之對抗，而非「自認文化先進者－文化落後者」之對抗。這兩點看法如果可以成立，那麼對於後人根據孔子言論和《春秋公羊傳》建構出來的春秋夷夏對抗論述，可能就有重新加以檢視和反省思考的必要。這或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探索的課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份

灱 經籍

1.尚書

屈萬里，1983，《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劉起釪、顧頡剛，2005，《尚書校釋譯論》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2.詩經

阮元校勘，1989，《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昌府學開雕，台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3.左傳

竹添光鴻編著，1961，《左氏會箋》，台北：廣文書局。

楊伯峻編著，2005，《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牠類書

周法高（編）撰，1982，《金文詁林補》十四卷；附錄二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初生（編）纂，曾憲通審校，1992，《金文常用字典》，高雄：復文書局。

戴家祥（主編），1995，《金文大字典》全二冊，上海：學林出版社。

犴近人著作

王克林，1985，〈略論夏文化的源流及其有關問題〉，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濟南：齊魯書社，頁 56-82。

王　和，2003，〈《左傳》的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中國史研究》，4: 33-48。

王國維，2003，《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王　輝，2006，《商周金文》，北京：文物出版社。

余英時，1988，《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

余太山，2000，《古族新考》，北京：中華書局。

李　民，1983，〈釋《尚書》“周人尊夏”說〉，《尚書與古史研究》（增訂本），河南：中州書畫社，頁 84-98。

李　民，1985，《夏商史探索》，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林惠祥，1998（1939），《中國民族史》上、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孟蓬生，1993，〈上古漢語的大名冠小名語序〉，《中國語文》，4: 301-307。

范毓周，2000，〈甲骨文「戎」字通釋〉，《中國文字》，26: 131-137。

馬長壽，2006（1961），《北狄與匈奴》，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秦建明、張懋鎔，1985，〈也談古國名前的“有”字〉，《中國語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286-287。
夏經林，2005，〈論《國語》的編纂〉，《中國史研究》，4: 17-26。
梁　濤，2005，〈20 世紀以來《左傳》、《國語》成書、作者及性質的討論〉，《邯鄲學院院報》，4: 75-79。
張亞初，2001，《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
章太炎，1985，〈別錄卷一・中華民國解〉，上海人民出版社（編），《章太炎全集》犻，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252-263。
陳　槃，1988，《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全三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陳　槃，1993，《舊學舊史說叢》全二冊，台北：國立編譯館。
陳　凌，2007，〈“有夏”的“有”〉，《保定師範專科學校學報》，3: 28-30。
許倬雲，2001，《西周史》（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
傅斯年，2002，〈「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李學勤（編），《民族與古代中國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 149-186。
童書業，2004，《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童書業，2006a，《春秋史》（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童書業，2006b，《春秋左傳研究》（校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黃奇逸，1981，〈古國、族名前的“有”字新解〉，《中國語文》，1: 54-55。
趙世超，1993，《周代國野關係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劉起釪，1997，《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錢　穆，1984，《國史大綱》上、下冊，修訂 11 版，台北：國立編譯館。
錢　穆，2005（1956），《先秦諸子繫年》，北京：商務印書館。
蘇秉琦，1994，〈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57-189。
顧頡剛、王樹民，1981，〈“夏”和“中國”—祖國古代的稱號〉，史念海（主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一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頁 7-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顧頡剛，2005，《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

二、英文部份

Cartledge, Paul. 1997. “Historiography and Ancient Greek Self-definition” In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ed. Michael Bentle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3-42.

Jenkins, R. 2001.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Aspect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 Neil J. Smelser and B. Balt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4825-8.

Law, Ian. 2008. “Ethnicity”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ition), ed. William A. Darity Jr. New York and London: Thomson Gale, 8-11.

Sekulic, D. 2008. “Ethnic Group” In *Encyclopedia of Race, Ethnicity and Society*, ed. Richard Schaefer. Los Angeles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456-459.

Smith, Anthony. 2000. *The Nation in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ollors, W. 2001. “Ethnic Groups/Ethnicity: Historical Aspect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 Neil J. Smelser and B. Balt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Ltd., 4813-48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附錄部分）

一、經籍部份

灴 史記

司馬遷等，瀧川龜太郎考證，2004，《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圖書。

牣 左傳

李學勤主編，1999，《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犴 國語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2006，《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二、類書部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007，《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

三、近人著作

黃盛璋，2004，〈彔[illegible]銘銅器及其相關問題〉，劉慶柱、段志洪（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 28 冊，香港：明石文化，頁 370-3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一

春秋史料中「諸夏」、「夏」、「諸華」、「華」、「華夏」詞條一覽表

【說明】

（閔元；256）＝《春秋左傳注》（修訂本），閔公二十四年，頁 256

（魯語下；185）＝《國語集解》（修訂本），〈魯語下〉，頁 185

諸夏

1.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閔元；256）
2.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僖十五；351）
3. 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襄十三；1002）
4. 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昭十九；1402）
5. 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哀二十；1716）
6. 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闕焉……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魯語下；185）
7.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齊語；241）
8.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晉語一；251）
9. 赫赫楚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楚語上；487）
10. 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楚語上；497）
11.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昔楚靈王……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吳語；541）

夏

12. 戎、夏交捽……（晉語一；249）諸夏從戎，非敗而何？（晉語一；251）
13. 析公奔晉……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爲也。（楚語上；490）

16.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僖二十一；392）

15. 聞君將靖東夏（襄二十二；10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 昔匄之祖……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襄二十四；1088）
17. 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服齊、狄，寧東夏……子之功也。（昭元；1201）
18. （晉文公）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昭十五；1372）
19.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1578）

諸華

20.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晉語七；412）
21. 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晉語七；414）
22.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襄四；936）
23. 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襄十一；993）
24.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昭三十；1508）

華

25.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同詞條 22）
26.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襄十四；1007）
27.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同詞條 19）

華夏

28.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襄 26；1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二

春秋諸侯較大規模盟會表

§本表春秋紀年所對應之西曆年代，均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

時　　間	與　會　國　家	地點	備　　註
僖十六 （齊桓公四十二年；644BC）	齊 魯宋陳衛鄭許邢曹	淮	齊桓公最後一次合諸侯
僖二十一 （宋襄公十二年；639BC）	宋 陳鄭蔡許曹 楚	盂	宋襄公合諸侯；會中被楚執
僖二十八夏 （晉文公五年；632BC）	晉 齊魯宋鄭蔡衛莒	踐土	城濮役後；晉文公始合諸侯
僖二十八冬 （晉文公五年；632BC）	晉 齊魯宋陳鄭蔡莒邾 秦	溫	晉會諸侯；秦與晉匹，爲盟友
文七 （晉靈公元年；620BC）	晉 齊宋陳衛鄭許曹 （魯後至）	扈	晉靈公立；晉趙盾會諸侯
成二 （楚共王二年；589BC）	楚 齊魯宋陳衛鄭蔡許曹邾薛鄫 秦	蜀	楚莊王敗晉（宣十二）後卒，不及合諸侯；楚共王始爲之；秦與楚匹，爲盟友
成五 （晉景公十四年；586BC）	晉 齊魯宋衛鄭曹邾杞	蟲牢	鄭背楚服晉，晉會諸侯
襄十 （晉悼公十一年；563BC）	晉 齊魯宋衛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吳	柤	晉合諸侯，謀伐鄭，並以諸侯會吳
襄二十七 （晉平公十二年；楚康王十四年；546BC）	晉 魯宋陳衛鄭許曹 楚	宋國	向戌弭兵之會
昭四 （楚靈王三年；538BC）	楚 宋陳鄭蔡許徐滕頓胡沈小邾淮夷	申	楚合諸侯
昭十三 （晉昭公三年；529BC）	晉 齊魯宋衛鄭曹莒邾滕薛杞小邾 劉	平丘	諸侯有貳心，晉以甲車四千乘觀兵於諸侯
定四 （晉定公六年；506BC）	晉 齊魯宋陳衛鄭蔡許曹莒邾頓胡滕薛杞小邾 劉	召陵	晉最後一次會諸侯；諸侯最後一次大型盟會
哀二十七；468BC			《左傳》主文結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三

西周金文「蠻」「夷」「戎」「狄」詞條舉例

【說明】以下各金文詞條，其釋文均引自《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釋文末尾的阿拉伯數字是《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中的器銘編號。

1. 不（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竈（肇）又（有）下國……保業厥秦，虢事（蠻）夏。（秦公鎛；270）
2. 卬（抑）（鬼）方（蠻）。（梁伯戈；11346）
3. 搏伐（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王……賜用戊（鉞），用政（征）（蠻）方。（虢季子白盤；10173）
4. 至於南淮尸（夷）。淮尸（夷）舊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積）、其進人……其唯我者（諸）侯百生（姓），厥貯（賈），毋不即市，毋敢或入（蠻）宄貯（賈）……則亦井（刑）。（兮甲盤；10174）
5. 亦唯噩（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廣〔伐〕南或（國）、東或（國）（禹鼎；2834）
6. 嘀（嫡）官邑人、虎臣、西門尸（夷）、尸（夷）、秦尸（夷）、京尸（夷）、弁身尸（夷）……（師酉；4288）
7. 王征南淮尸（夷）（生；4459）
8. 率虎臣御（禦）淮戎（方鼎；2824）
9. （淮）戎伐，[58] 率有（司）、師氏奔追（攔）戎于（棫）林，搏戎……獲馘百，執訊二夫，俘戎兵盾、矛、戈、弓、備（箙）、矢、裨胄，凡百又卅又五（款）；（捋）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59] ……（；4322）
10. 女（汝）以我車宕伐（玁）允（狁）于高陶，女（汝）多折首執訊。

[58] 本詞條之戎指淮戎，參見王輝（2006：111）；黃盛璋（1983）。

[59]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此句釋文漏「戎」字，今代爲補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戎大同，從追女（汝），女（汝）伋戎大（敦）（搏）。（不；4329）

11. 克狄（逖）淮尸（夷）（曾伯簠；46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四

春秋史料中「蠻」「夷」「戎」「狄」用法分類表

【分類原則】

外人＝「蠻」「夷」「戎」「狄」之使用，位在某種強調內外之別的語意脈絡中者。

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低於「諸夏」；其他）＝「蠻」「夷」「戎」「狄」之使用，明顯具有負面意涵者。

意涵模糊＝「蠻」「夷」「戎」「狄」之使用，其意涵不明確、可游走於以上兩種意涵之間者。

人群名＝無特定稱呼（如東夷，淮夷），又無法歸入以上三類者。

【說明】

（周語上；6）＝《國語集解》（修訂本），〈周語上〉，頁 6

（僖二十二；392）＝《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僖公二十二年，頁 392

杜注＝《春秋左傳正義》杜預注文

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孔穎達正義

楊注＝《春秋左傳注》楊伯峻注文

蠻

外人

1.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周語上；6）
2. 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周語上；34）
3. 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周語中；54）
4. 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魯語下；186）（蠻夷＝蠻＝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有貳。貳必失諸侯。……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若以蠻夷之故棄之，其無乃得蠻而失諸侯之信乎？（魯語下；190）（蠻夷＝夷＝邾、莒）
6. 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60]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鄭語；462）
7. 蠻夷猾夏，周禍也。（僖二十二；392）（蠻夷＝夷＝邾）
8.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辭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緬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成二；809）
9.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無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成七；833）（蠻夷＝吳）
10.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昭十三；1357）（蠻夷＝夷＝邾、莒）
11.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哀二十六；1728）（蠻夷＝越）

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低於「諸夏」；其他）

12. 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主狎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晉語八；430）
13. 融之興者，其在羋姓乎？羋姓夔越，不足命也。蠻羋蠻矣。[61] 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鄭語；469）

[60] 此句《國語》舊本皆作「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徐元誥等（2006）改爲「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似可從。
[61] 徐元誥等（2006）改爲「閩羋蠻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涵模糊

14. 欒武子曰……不毀晉恥，又以違蠻夷重之。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晉語六；394）[62]（蠻夷＝蠻＝楚）
15.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楚語上；485）
16. 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語下；527）（蠻夷＝蠻＝楚）
17. 今伯父有蠻荊之虞，禮世不續……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荊，則何有於周室？（吳語；552）
18. 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厎。（昭二十六；1478）
19. （若不滅越）姬之衰也，日可俟矣。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哀元；1606）（蠻夷＝吳越之地）

戎人一部族名

20. 晉伯宗、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成六；827）
21.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昭十六經；1375）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昭十六；1375）
22.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哀四經；1625）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哀四；1626）……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哀四；1628）

楚人之蠻

23.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以侵訾

62 《左傳》（成十六；882）亦記此事，似以〈晉語六〉爲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庸師眾，群蠻聚焉……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文十六；617-9）

24.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成七；835）
25. （楚武王）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群蠻。（哀十七；1708）
26. 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襄十三；1002）

人群名

27.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魯語下；205）
28. 蠻軍而不陣（成十六；883）
29. 文王伐崇……蠻夷帥服，可謂畏之。（襄三十一；1195）
30. 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昭答皇天，以虩事蠻方……以康奠協朕國。盜百蠻，具即其服。（秦公及王姬鎛）1.262-3

夷

外人

31. 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同詞條 1）
32. 於是乎有蠻、夷之國。（同詞條 2）
33. 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同詞條 3）
34. 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同詞條 4）
35. 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同詞條 5）
36. 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同詞條 6）
37. 蠻夷猾夏，周禍也。（同詞條 7）
38.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緬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同詞條 8）
39.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無弔，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誰不受亂？（同詞條 9）

40. 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同詞條 24）
41. （晉滅偪陽）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杜注：諱俘中國，故謂之夷。正義：中國之俘，知其無罪，內慚于心，故諱之，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襄十；978）
42. 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同詞條 26）
43. 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同詞條 10）
44. 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昭十三；1362）
45.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定十；1578）
46. （吳執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哀十二；1672）
47.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同詞條 11）

蠻夷戎狄

3. 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
8.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緬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
15.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

四夷

48. 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249）
49.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僖二十五；4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0. 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十七；1389）[63]
51.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昭二十三；1448）

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低於「諸夏」；其他）

52. （祝融八姓）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鄭語；468）（夷狄）
53.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不敢廢周制故也。（昭二十三；1442）
54. （申包胥）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定四；1548）
55. 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哀十三；1677）

意涵模糊

56. （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成八；840）
57. 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僖二十三；403）
58. 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僖二十七；443）
59.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同詞條 19）

東夷　東方的外人

60. 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同詞條 4）
61. 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欒書曰……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閒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晉語六；390）
62.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僖四；293）
63.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僖十九；381）
64.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滅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諸忽！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五；540）

[63] 此句，阮刻《春秋左傳正義》爲「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今據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5. 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文九；573）
66. 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爲東夷）。（宣九；699）
67. 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襄二十六；1122）
68. 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襄二十九；1160）
69. 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四；1252）
70.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昭五；1270）
71. 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昭十一；1323）
72.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哀十九；1714）

淮夷

73. 夏，會於鹹。淮夷病杞故。（僖十三；344）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僖十四；346）
74. 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杜注：鄫爲淮夷所病故。）（僖十六；370）
75.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昭四經；1245）楚子合諸侯于申。（昭四；1250）
76. 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昭二十七；1487）

夷虎

77. 楚人既克夷虎（杜注：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同詞條 22）

人群名

78. 爲我流之於夷。（魯語上；167）
79. 夷、鄭從之，三陣而不整……（周語中；73）
80. 九夷百蠻。（同詞條 27）
81. 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齊語六；232）
82. 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唐我，我無生命矣（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546）

83. 紀人伐夷。（隱元；17）

84. 齊人取而殺之于夷。（閔二；263）

85. 文王伐崇……蠻夷帥服，可謂畏之。（同詞條 29）

戎

外人

86. 戎狄荒服。（同詞條 1）

87. 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同詞條 3）

88. 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齊語；241）

89. 戎夏交捽，是交勝也……遂伐驪戎，克之……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諸夏從戎，非敗而何？（晉語一；251）

90.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漠，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語一；262）

91. 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晉語七；409）

92. 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宣其德行，順其憲則……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晉語八；438）

93. 王室將卑，戎狄必昌……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64]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同詞條 6）

94. 今君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吳語；550）

[64] 此句《國語》舊本皆作「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改爲「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似可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95. 晉獻公……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漠，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莊二十八；240）[65]（大致同於詞條 90）
96. 齊侯來獻戎捷。（莊三十一經；249）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同詞條 48）
97. 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緬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同詞條 8）
98.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穎。王使詹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昭 9；1309）
99. 初，（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莊公逃于北方，墜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己氏……遂殺之而取其璧。（哀十七；1710）

[65] 本段文字與《國語》〈晉語一〉（262）全同，只「重耳、夷吾」在〈晉語〉爲「二公子」；「則」在〈晉語〉爲「乃」；「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在〈晉語〉爲「賂二五」；「二公子」、「賂二五」顯示〈晉語〉可能抄自《左傳》，取其言語而將相關背景之事跡（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及人物（重耳、夷吾）加以省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低於「諸夏」；其他）

100.且唯戎狄則有薦體。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和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篹篕，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淨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周語中；58-9）

101.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渠，戎狄之民實環之。苟違其違，誰能懼之？（晉語二；289）

102.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晉語七；412）（戎＝戎狄）

103.公賜魏絳女樂一，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子其受之。（晉語七；414）（戎＝戎狄）

104.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後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鄭人大敗戎師。（隱十；66）

105.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閔元；256）

106.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披髮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十二；394）

107.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襄四；939）[66]（大致同詞條 102）

108.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公曰……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子其受之。（襄十一；994）[67]（大致同詞條 103。）

109. （晉會諸侯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執莒公子，以其通楚使。）將執戎子駒支，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職女之由……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逿？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

66 此段文字可能是對《國語》〈晉語七〉（412）的加工，《左傳》作者增加了〈晉語〉的文字。

67 本段文字可能是對〈晉語七〉（414）的加工，《左傳》作者特別加入了「如樂之和，無所不諧」此一潤色之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襄十四；1005-6）

反例

110.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周語上；9）[68]

意涵模糊

111.我先王不窋……自竄於戎狄之間。（周語上；4）
112.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同詞條 15）

人群名

113.穆王將征犬戎。（周語上；4）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周語上；8）
114.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周語上；21）
115.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斬孤竹而南歸。（齊語；233）
116.君可無會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晉語二；287）
117.乃行賄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晉語四；351）
118.申、繒、西戎方彊……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鄭語；462）
119.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經 20）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隱三經；23）
120.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隱七經；53）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隱七；55）

---

68 「犬戎樹惇帥舊德」句，韋昭斷爲「犬戎樹惇，帥舊德」，注曰：「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史記》裴駰〈集解〉從之。王引之斷爲「「犬戎樹，惇帥舊德」，認爲「樹」是犬戎之君的名字。徐元誥從之（以上均見徐元誥等（2006：8-9））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則認爲「樹惇」當連讀，是犬戎君名（《史記會注考證》頁 75）。

臺灣大學藝術 期刊資料庫

121.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二經；84）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桓二；90-91）

122.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桓六；113）

123.初，北戎病齊。（桓十「128）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桓十一；131）

124.楚屈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桓十四；138）

125.公追戎于濟西。（莊十八經；206）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莊十八；208）

126.齊人伐戎。（莊二十經；214）

127.戎侵曹。（莊二十四經；228）

128.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莊二十六經；233）

129.齊人伐山戎。（莊三十經；246）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莊三十；247）

130.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遂奔晉。（閔二；261）

131.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僖二；283）

132.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僖九；327）

133.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十經；332）

134.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僖十一；338）

135.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僖十二；341）

136.公會齊侯、宋公……于鹹（僖十三經；343）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僖十三；344）

137.（晉陰飴甥謂秦伯曰：晉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僖十五；3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8.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僖十六；370）

139.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僖三十三；492）（晉）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僖三十三；498）

140.秦人伐晉。（文三經；528）秦伯伐晉……晉人不出……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文三；530）

141.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文八經；565）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文八；567）

142.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庸師眾，群蠻聚焉……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同詞條 23）

143.周甘歜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文十七；627）

144.楚子伐陸渾之戎。（宣三經；667）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宣三；669）

145.王師敗績于茅戎。（成元經；782）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不聽，遂伐茅戎……敗績於徐吾氏。（成元；782）

146.晉伯宗、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同詞條 20）

147.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襄五；942）

148.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昭四；1252）

149.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密須之鼓與其大路……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昭十五；1372）

150.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昭十六；1375）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昭十六；1375）

151.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昭十七經；1383）晉侯使屠蒯如周，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事於雒與三塗。……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昭十七；1390）

152.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昭十九；1401）（楊注：陰謂陰地之戎）

153.（王子朝之亂）晉……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前城人敗陸渾于社。（昭二十二；1438）（杜注：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爲鄉。）

154.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定四；1539）

155.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同詞條 22）

狄

外人

156.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同詞條 3）

157.（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徵於他，利乃外矣。章怨外利，不義。棄親即狄，不祥。……王降狄師以伐鄭。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狄，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不可猒也。（周語中；49）王黜狄后。狄人來誅……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於鄭。晉文公納之。（周語中；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8.築葵茲……以禦戎狄之地（同詞條 88）

159.狄之廣漠，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詞條 90）

160.諸侯親之，戎狄懷之。（晉語八；438）

161.王室將卑，戎狄必昌……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69] 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同詞條 6）

162.今君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負晉眾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同詞條 94）

163.（周）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僖二十四；420-5）

164.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辭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緬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同詞條 8）

165.伯父若裂冠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同詞條 98）

負面意涵（文化落後；地位低於「諸夏」；其他）

[69] 此句《國語》舊本皆作「則皆蠻荊、戎、狄之人也」，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改爲「則皆蠻、夷、戎、狄之人也」，似可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66.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周語下；86）

167.且唯戎狄則有薦體。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同詞條 100）

168.公令閹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晉語二；281）狐偃曰……若以偃之慮，其狄乎？夫狄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與共憂。今若休憂於狄，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狄……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狄乎？冀芮曰：不可……（同上；282）

169.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涑、澮以爲渠，戎狄之民實環之。苟違其違，誰能懼之？（詞條 101）

170.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狄荐處，貴貨而易土。予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狄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同詞條 102）

171.公賜魏絳女樂一，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狄，君之幸也……臣焉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子其受之。（同詞條 103）

172.（祝融八姓）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詞條 52）

173.狄伐邢。（莊三十二經；251）齊人救邢。（閔元經；255）戎狄豺狼，不可厭也。（閔元；256）

174.狄伐晉。（僖八經；320）晉里克帥師……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耻，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僖八；322）

175.（周）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同詞條 163）

176.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宣十五經；758）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故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宣十五；763）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獲杜回。）……晉侯賞桓子狄人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謂其不及十年必有大咎）。（宣十五；765）

177.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詞條 107）

178.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公曰……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子其受之。（詞條 108）

反例

179.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有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可知鼓新君爲晉所立）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晉語九；445）

意涵模糊

180. 自竄於戎狄之間（同詞條 111）

181.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同詞條 15）

人群名[70]

182.（防風）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魯語下；203）

183.（齊桓）西征，攘白狄之地……西服流沙、西吳……（齊語；234）

184. 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

[70] 赤狄、白狄之分類，因涉及某氏當屬某狄之考證，比較複雜，因此不單獨將之分出。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齊語；239）

185.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申生勝狄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晉語一；267）

186.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況其危身於狄以起讒於內也？（申生不可）敗狄於稷桑而反。（晉語一；270）

187.（驪姬曰）眾不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晉語二；275）

188.（里克將殺奚齊）丕鄭曰：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晉語二；282）既殺奚齊……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291）……（秦穆公）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狄……（晉語二；294）

189.（晉惠公即位）國人誦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晉語三；305）

190.文公在狄十二年。狐偃曰：吾來此，非以狄爲榮。可以成事也。（晉語三；321）（去齊）以戈逐子犯……過衛，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晉語三；326）

191.（勃鞮謂重耳）二君之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晉語四；347）

192.乃行賄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狄，以啓東道。（同詞條 117）

193.長魚矯既殺三郤……乃奔狄。（晉語四；398）

194.中行穆子帥師伐狄，圍鼓……且夫狄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語九；444）

195.趙襄子使新稚穆子帥師伐，勝左人、中人。（將食，專飯有懼色。）（晉語九；453）

196.狄入衛。（閔二經；261）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閔二；266）

197.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大子帥師……狐突歎曰……雖欲勉之，狄可盡乎？（閔二；271）

198.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僖元經；276）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魯）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僖元；278）

199.重耳……遂出奔翟。（僖五；305）

200.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至梁。（僖六；313）

201.狄滅溫。溫子奔衛。（僖十經；332）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僖十；333）

202.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僖十二經；340）

203.狄侵衛。（僖十三經；343）

204.狄侵鄭。（僖十四經；346）

205.（晉陰飴甥謂秦伯曰：晉小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僖十五；366）

206.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僖十六；370）

207.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宋師及其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杜注：救四公子之徒）。冬，邢人、狄人伐衛。（僖十八經；376）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眾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僖十八；378）

208.齊人、狄人盟于邢。（僖二十經；386）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僖二十；387）[71]

209.狄侵衛。（杜注：爲邢故。）（僖二十一經；388）晉人伐諸蒲城……重耳……遂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71] 衛伐邢（僖十九經；380）。衛滅邢（僖二十五經；4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處狄十二年而行。（僖二十三；405）

210.狄伐鄭。（僖二十四經；411）

211.（重耳返晉）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僖二十四；414）[72]

212.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僖二十四；416）

213.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僖二十四；425-6）

214.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僖二十八；474）

215.狄侵齊。（僖三十經；477）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僖三十；478）

216.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僖三十一經；485）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僖三十一；487）

217.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經；488）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489）

218.夏……狄侵齊……秋……晉人敗狄于箕。（僖三十三經；493）狄侵齊，因晉喪也。（僖三十三；501）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僖三十三；503）

219.狄侵齊。（文四經；532）

220.晉狐射姑出奔狄。（文六；543）

221.（晉襄公卒。趙盾主立公子雍，賈季主立公子樂。趙盾謂雍之母杜祁）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賈季……殺陽處父……奔狄。（文六；552）

222.夏……狄侵我西鄙。（文七經；555）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

[72] 此段可能是《左傳》對〈晉語四〉（347）同一段落的濃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文七；561）

223.夏……狄侵齊。（文九經；571）

224.冬，狄侵宋。（文十經；575）

225.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十一經；580）鄋瞞侵齊，遂伐我。（文十一；581）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殺之……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詞條 176）獲僑如之弟焚如。……鄋瞞伐齊，齊……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文十一；584）

226.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宣三；666）

227.秋，赤狄侵齊。（宣三經；667）（赤狄之名始見）

228.夏……赤狄侵齊。（宣四經；677）

229.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宣六；688）

230.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宣七；692）

231.夏……晉師、白狄伐秦。（宣八經；694）（白狄之名始見于經）

232.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宣十一經；710）晉郤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眾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宣十一；713）

233.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殺先穀）盡滅其族。（宣十三；752）

234.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于周王）。（宣十六；768）

235.（齊晉鞌之役，齊頃公尋逢丑父）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盾冒之。（成二；795）

236.秋……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成三經；812）晉郤克、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成三；814）

237.秦人、白狄伐晉。（成九經；842）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成九；846）

238.（晉郤至與周爭鄇田，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成十一；854）

239.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成十二經；855）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成十二；856）

240.（絕秦書）及君之嗣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成十三；863-5）

241.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成十三；866）（麻隧之役）

242.（鄢陵之役，士燮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成十六；882）[73]

243.長魚矯……遂出奔狄。（成十七；903）

244.春，白狄來。（襄十八經；1034）春，白狄始來。（襄十八；1035）

245.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襄二十六；1122）

246.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襄二十八；1141）

247.是歲也，狄伐魯……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襄三十；1171）

[73] 此段文字當本於〈晉語六〉（3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48.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昭元經；1198）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陣以相離……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昭元；1216）

249.（楚靈示諸侯以侈）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同詞條 148）

250.（郄莒之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昭十三；1359）

251.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密須之鼓與其大路……闕鞏之甲……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同詞條 149）

252.（范、中行逃入朝歌）晉人圍朝歌……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定十四；1596）

253.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同詞條 22）

小計：

「外人」詞條總數＝11（蠻）＋17（夷）＋4（四夷）＋14（戎）＋10（狄）
＝56

「負面意涵」詞條總數＝2（蠻）＋4（夷）＋10（戎）＋13（狄）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 New Study on the Chinese Ethnic Though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hi-Shen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challenge two prevalent views regarding the Chinese ethnic concepts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first view, certain ethnic consciousness (the "Zhuxia consciousness") has appeared in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view, the main distinction between ***Zhuxia*** and ***Man, Yi, Rong, Di*** is one between the civilized and the barbarian. Against the first vie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term ***Zhuxia*** had little ethnic connotation but instead referred to certain political group. Although members of this political group did have certain concept of belonging to the same group, such concept fell short of developing into an ethnic consciousness. Against the second vie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the terms ***Man, Yi, Rong, Di*** during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was "outsiders" rather than "barbarians" or "secondary peoples". To the people of ***Zhuxia***, the major distinction between ***Zhuxia*** and ***Man, Yi, Rong, Di*** was not so much that between the civilized and the barbarian as that between "outsiders" and "insiders".

Keywords: Ethnicity, Spring-Autumn Period, Zhuxia, Man, Yi, Rong, Di, Outsider, Inside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d91322005@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